

嚴
陵
集







嚴陵集

董棻編

嚴陵集序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有北門。以興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馳。以興東徙渡河而廬於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興杭葦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秦勇。幽怨。鄭淫。魏褊。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哀類一州。古今文章。敍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爲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爲睦州。唐初。卽桐廬縣別置嚴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釣臺爲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咸以詞章名世。文爲世傳。而記詠其鄉里爲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則梅聖俞。蘇子美。龐莊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有文。在梁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呂子進。蔡天啓。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賦詠。邦人傳誦。迨今不絕。而獨未有哀類而爲集者。雖有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者葦與僚屬。脩是州圖經。搜訪境內。

斷殘碑版。及脫遺簡編。稽攷訂正。既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儵。與諸生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爲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安郡者。自唐以後。迄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嘗至而賦詠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幾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緬之此集。有不容略。故總以州名而爲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嚴陵集

提要

謹案嚴陵集九卷。宋董棻。棻。東平人。適之子也。自著曰廣川。蓋欲附仲舒裔耳。紹興間。知嚴州。因輯嚴州詩文。自謝靈運沈約以下。迄於南宋之初。前五卷皆詩。第六卷詩後附賦二篇。七卷至九卷。則皆碑銘題記等雜文。棻自序謂嘗與僚屬條是州圖經。蒐求碑版。稽考載籍。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彥先家所藏書。與教授沈慄。廣求備錄而成。是集。中如司馬光獨樂園釣魚菴詩。本作於洛中。以首句用嚴子陵事。因牽而入於此集。未免假借附會。沿地志之陋習。然所錄詩文。唐以前人雖尙多習見。至於宋人著作。自有專集者數人外。他如曹輔。呂希純。陳瓊。朱彥。江公望。江公著。蔡肇。張伯玉。錢勰。李昉。扈蒙。劉昌言。丁謂。范師道。張保。章岷。阮逸。關詠。李師中。龐籍。孫沔。王存。馮京。刁約。元絳。張景修。岑象求。邵元。馬存。陳軒。吳可幾。葉棠。恭。劉涇。賈青。王達。張綬。余闢。刁衍。倪天隱。周邦彥。羅汝楫。詹元宗。陳公亮。錢聞詩諸人。今有不知其名者。有知名而不見其集者。藉棻是編。尙存梗概。是亦談藝者所取資矣。惟棻序作於紹興九年。而第九卷中有錢聞詩。浚西湖記。作於淳熙十六年。上距紹興九年。凡五十一年。又有陳公亮重修嚴先生祠堂記。及書瑞粟圖二篇。作於淳熙乙巳。重修貢院記一篇。作於淳熙丙午。亦上距棻作序之時。凡四十七八年。則後人又有所附益已。非棻之本書。要宋人所續也。

嚴陵集卷一

宋 董 棻 編

詩

七里瀾

謝靈運

歸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瀾。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燿。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諂。目觀嚴子瀾。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沈約

眷言舫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澗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沾君纓上塵。

嚴陵瀾

羣峯此峻極。參差百重嶂。清淺既漣漪。激石復奔壯。神物徒有造。終然莫能仗。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邨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派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望久方來萃。悲懼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援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清溪二首

此詠宛溪非天目流徑桐廬之清溪也編此殆誤李供奉足迹亦未至吾郡也鈍椎識

李白

清溪清我心。水色異諸水。借問新安江。見底何如此。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向晚猩猩啼。空悲遠遊子。清溪勝桐廬。水木有佳色。山貌日高古。石容天傾側。綵鳥昔未名。白猿初相識。不見同懷人。對之空歎息。

經七里灘

孟浩然

予奉垂堂誠千金非所輕。爲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湖經洞庭闕。江入新安清。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湍嶮數百里。沿洄非一趣。彩翠相氤氳。別流亂奔注。釣磯平可坐。苔磴滑難步。撥飲石下潭。鳥還日邊樹。觀奇恨來晚。倚櫂惜將暮。揮手弄潺湲。從茲洗塵慮。

至七里灘作

李嘉祐

遷客投于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峯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莫潮歸。

入睦州分水路憶劉長卿

北闕忤明主。南方隨白雲。沿洄灘草色。應接海鷗羣。建德潮已盡。新安江又分。回看嚴子灘。朗詠謝安文。雨過莫山碧。猿吟秋日曛。吳洲不可到。刷鬢爲思君。

送張十八歸桐廬

劉長卿

歸人乘野艇。帶月過江邨。正落寒潮水。相隨夜到門。

卻歸睦州至七里灘下作

南歸猶謫官。獨上子陵灘。江樹臨洲晚。沙禽對水寒。山開斜照在。石淺亂流難。惆悵梅花發。年年此路看。
對酒寄嚴維

陋巷喜陽和。衰顏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閒任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筠七里濶。早晚子陵過。
睦州送口尊師離舉還越

吹簫江上晚。惆悵別茅君。踢火能飛雪。登一作吞刀入吐。一作白雲晨香永。日在夜磬滿山聞。揮手桐溪路。無情水亦分。

按覆後貶官赴睦州奉贈苗侍郎制使

地遠心難達。時危謗易成。羊腸留覆轍。虎口脫餘生。直氏偷金枉。于家決獄明。一言知己重。片義殺生輕。
日月一作下人誰憶。天涯客獨行。年光銷蹇步。秋氣入衰情。建業一作知何在。長江問去程。孤舟百口淚。萬里一猿聲。落日看鄉路。空山向郡城。豈令冤積氣。千古在長平。

新安江送陸澄歸江陰

新安路人來去。蚤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情亦解歸。自憐長在新安住。

謝皇甫侍御見寄時弄相國姑臧公初臨郡

離別江南北。汀洲葉再黃。路遙雲共水。砧逾月如霜。歲儉依仁政。年來憶故鄉。佇君宣室召。漢法倚張綱。
謝張履雪夜發桐廬訪別途中苦寒之作

扁舟乘興客。不憚苦寒行。晚莫相依分。江湖欲別情。水聲冰下咽。砂路雪中平。舊劍鋒鋟盡。應嫌脫贈輕。
余浦橋月下重遊

秋風颯颯鳴條。風月相和寂寥。黃葉一離一別。青山莫莫朝朝。空江漸出亭岸。老樹猶依斷橋。明日行人已遠。空餘淚滴回潮。

七里灘重送嚴維

秋風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手折衰楊悲老別。故人零落已無多。

赴新安贈別渠侍御

新安君莫問。此路水雲深。江海無行跡。孤舟何處尋。青山空向淚。白日豈知心。縱有餘生在。終傷老病侵。

酬李穆見寄

孤舟相訪至天涯。萬轉雲山路更賒。欲埽柴門迎遠客。青苔黃葉滿貧家。

新安江奉送程論德歸朝賦得行字

九重宣室召。萬里建溪行。事直皇天在。歸遲白髮生。用才身復起。覩聖眼猶明。離別寒江上。潺湲若有情。

題元錄事開元寺所居

幽居蘿薜情。高臥絕綱行。鳥散秋鷹下。人閒春草生。昌嵐歸野寺。收印出山城。今日新安郡。因君水更清。

送張樹扶侍之睦州

遙憶新安舊，扁舟復卻還。淺深看水石，來往逐雲山。入縣餘花在，過門故柳閒。東征隨子去，皆屢薛羅間。

奉使新安自桐廬縣經嚴陵釣臺宿七里灘下寄使院諸公

悠然釣臺下，懷古時一望。江水自潺湲，行人獨惆悵。新安從此始，桂楫方蕩漾。回轉百里間，青山千萬狀。連崖去不斷，對嶺遙相向。夾岸黛秋色，沈沈綠波上。夕陽留古木，水鳥拂寒浪。月下扣舷聲，煙中采菱倡。猶憐負羈束，未暇依清曠。牽役徒自勞，近名非取向。何時故山裏，卻醉松花釀。回首惟白雲，孤舟誰復訪。

嚴陵釣臺送李康成赴江東使

潺湲子陵瀨，彷彿如在目。七里人已非，千年水空淥。

新安江上孤颿遠，應逐楓林萬餘轉。古臺落日自蕭條，寒水無波更清淺。臺上魚竿不復持，卻令猿鳥向人悲。灘聲山翠至今在，遲爾行船晚泊時。

使還七里灘下逢薛承規赴江南貶

遷客歸人醉晚寒，孤舟暫泊子陵灘。憐君更去三千里，落日青山江上看。

重別嚴維

月色今宵最明，庭閒夜久天清。愁寂多年左宦，殷勤遠別深情。溪臨脩竹煙色，風落高梧雨聲。耿耿相看

不寐，遙聞曉杵山城。
新安非欲掛驅過，海內如君有幾多。醉裏別時秋水色，老人南望一狂歌。

寄劉員外

皇甫曾

南億新安郡。千山帶夕陽。斷猿知夜久。秋草助江長。鬢髮應成素。青松獨見霜。愛才稱漢主。題柱待田郎。

發桐廬先寄劉八丈員外

李穆

處處雲山無盡時。桐廬南望轉參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遲。

耶溪書懷寄劉長卿員外寓睦州

秦系

時人多笑樂幽棲。晚起閒行獨杖藜。雲色卷舒前後嶺。藥苗新舊兩三畦。偶逢野果將呼子。屢折金釵亦爲妻。擬共釣竿常往復。嚴陵灘上勝耶溪。

寄皇甫湜

韓愈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牀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罔罔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

送皇甫湜赴舉

馬異

馬蹄聲特特。去入天子國。借問去是誰。秀才皇甫湜。含吐一腹文。八音兼五色。主文有崔李。郁郁爲朝德。青銅鏡必明。朱絲繩必直。稱意太平年。願子長相憶。

贈施肩吾

張籍

世間漸覺無多事。雖得空名未著身。合取藥成相待喫。不須先作上天人。

送施肩吾東歸

知君本是煙霞客，被薦因來城闕間。世業偏臨七里瀨，仙游多在四明山。蚤聞詩價傳人徧，新得科名到處閒。惆悵瀟湘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

西山卽事奉寄故園徐處士

施肩吾

僕作江西少施氏，君爲城北老徐翁。詩篇憶昔歡相接，顏貌如今恨不同。世界盡憂蔬上露，時人皆怕燭前風。唯余獨慕神仙道，芥子雖窮壽不窮。

桐廬廳觀論事空

擾擾廳前走羸瘵，中有老人扶杖拜。天公霹靂耳不聞，猶爲子孫爭地界。

秋日桐江送裴秀才歸淮南

怪來頻起詠刀頭，桐樹枝邊一葉秋。又向江南別才子，卻將風景過揚州。

題釣臺蘭若

山僧不釣臺下魚，幾年空寄臺邊坐。有時手把乾松枝，沿江乞得沙上火。

歸分水留贈王少府

仙吏飲冰多玉聲，新詩麗句遣狂生。不愁日暮歸山去，故把隋珠入夜行。

過桐廬場鄭判官

蔡陽鄧君游說餘。偶因權老來桐廬。幽奇山水引高步。曠煜風光隨夜車。算緡百萬日不虛。吏人叢裏唯簿書。眼前橫擊斷犀劍。心中暗轉靈蛇珠。有時退公兼退食。一尊長在朱軒側。胡商大鼻左右趨。趙妾細眉前後直。醉來引客上紅樓。面前一道桐溪流。登臨山色在掌內。指點霞光隨杖頭。東郭野人慵櫛沐。使將破履升華屋。數杯醕酌不得歸。樓中便蓋江雲宿。卻被江郎濕我衣。賴君借我貂襜歸。

夏日過從叔幽居

且將一葉繫垂楊。門對清溪夏日長。林下喜逢青竹卷。局邊輸卻紫羅囊。碧蹄駿馬御芻細。紅粉佳人絮棹香。伯仲歷官年盡少。那知不笑漢馮唐。

贈族叔處士

我家名士已無求。若見翔鴻便舉頭。紫石巖邊吟繡段。青苔紙上落銀鈎。高人酒席稱無醉。細字經書讀未休。定是仙山足靈藥。年過八十轉風流。

游安禪寺

徐凝

欲到安禪游聖概。先觀湧塔出香城。樓臺有日連雲漢。壑谷無年斷水聲。倚竹並肩青玉立。上橋如蹋白虹行。傷嗟置寺碑交碎。不見梁朝施主名。

新安道中

杜牧

無端偶效張文綰。下杜鄉園別五秋。重過江南更千里。萬山深處一孤舟。

州在釣臺邊。溪山實可憐。有家皆掩映。無處不潺湲。好樹鳴幽鳥。晴樓入野煙。殘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題新安八竹院小石

雨滴珠玑碎。苔生紫翠重。故關何日到。且看小山峯。

寄內兄和州崔員外十二韻

歷陽崔太守。何日不含情。恩義同鍾李。埶簾實弟兄。光塵能混合。擘畫最分明。臺閣仁賢譽。閨門孝友聲。西方像教毀。南海繡衣行。金棗寧回顧。珠簾肯一根。祇宜裁密詔。何自取專城。進退無非道。回翔必有名。好風初婉蕩。離思苦縈盈。金馬舊游貴。桐廬春水生。雨侵寒牖夢。梅引凍醪傾。共祝中興主。高歌倡太平。

丹水

何事苦縈迴。離腸不自裁。恨聲隨夢去。春態逐雲來。沈定藍光澈。喧盤粉浪開。翠巖三百尺。誰作子陵臺。

郡中有懷寄上陸州員外十三兄歙州刺史邢羣

城枕溪流淺更斜。麗譙連帶邑人家。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雖免瘴雲生嶺上。永無京信到天涯。如今歲宴從羈滯。心喜彈冠事不賒。

正初奉酬

翠巖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

有涯。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

秋晚蚤發新定

解印書千軸。重陽酒百缸。涼風滿紅樹。曉月下秋江。巖壑會歸去。塵埃終不降。懸纓未敢濯。嚴澗碧淙淙。

除官歸京睦州雨霽

秋半吳天霽。清凝萬里光。水聲侵笑語。嵐翠撲衣裳。遠樹凝羅帳。孤雲認粉囊。溪山侵兩越。時節到重陽。顧我能甘賤。無由得自強。誤曾公觸尾。不敢夜循牆。豈意籠飛鳥。還歸錦帳郎。網今開傳燮。書舊識黃香。姘女真虛語。飢兒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

夜泊桐廬先寄蘇臺盧郎中

水檻桐廬館。歸舟繫石根。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十載遠清範。幽懷未一論。蘇臺菊花節。何處與開尊。

嚴陵釣臺下作

權德輿

絕頂聲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心靈棲顛元。歸冕猶緇塵。不樂禁中臥。卻歸江上春。潛驅東漢風。日使薄者醇。焉用佐天下。持此報故人。則知大賢心。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真。奈何清風後。擾擾論屈伸。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遺臺。仰古懷逸民。矧繳鴻鵠遠。雪霜松桂新。江沈去不窮。山色陵秋晏。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白居易

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_同散窮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憑李睦州訪徐凝山人。凝卽睦州之民也。
郡守輕詩客。鄉人薄釣翁。解憐徐處士。唯有李郎中。

嚴陵集卷二

詩

桐廬山中贈李明府

孟郊

靜境無濁氛，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卽此佳志士，精微誰相羣。欲識楚一作章句，袖中蘭

茝薰。

題嚴光釣臺

歐陽詹

引權歷陳迹，悄然關我情。伊無昔時節，豈有今日名。辭貴不辭賤，是心誰復行。欽哉此溪曲，永獨英風清。

送友人喻坦之歸睦州

韓翃

歸心常共知，歸路不相隨。彼此無依倚，東西又別離。山花含雨潤，江樹逆潮欹。莫想漁樵興，人生各有爲。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

雍陶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家鄰。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卻避人。終日欲爲相逐計，臨時空羨獨行身。秋風釣艇遙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嚴子陵

唐彥謙

嚴陵情性是眞狂，抵觸三公傲帝王。不怕舊交噴僭越，喚他侯霸作君房。

送劉崇偃尉睦州建德縣

張祐

一命前途遠，雙曹公邑閒。夜潮人到郭，春霧鳥啼山。淺瀨橫沙堰，高巖峻石斑。不堪曾倚櫂，猶復夢升攀。

晚泊七里灘

許渾

天晚日沈沈，歸船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砧。樹密猿聲響，波澄雁影深。榮名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思桐廬舊居便送鑑上人

溫庭筠

莫道東南路不賒，思歸一步是天涯。林中夜半雙臺月，嚴光的渚有東臺西臺洲上春深九里花。桐廬有九里洲綠樹遶村含

細雨，寒潮背郭卷平沙。聞師卻到鄉中去，爲我殷勤謝酒家。

春日旅舍言懷

李頻

未識東西南北路，青春日月坐銷難。如何一別故鄉後，五度花開五度看。

及第後歸新定

家臨浙水傍，岸對買臣鄉。縱櫂隨歸鳥，乘潮向夕陽。苦吟身得雪，甘意鬢成霜。況此年猶少，酬身足自強。

春日思歸

春晴不斷若連環，一夕思歸鬢欲斑。壯志未酬三尺劍，故鄉空隔萬重山。音書斷絕干戈後，親友相逢夢寐閒。卻羨浮雲與飛鳥，因風吹去又吹還。

還壽昌過西嶺下贈婦

魏家前幾樹花。嶺西還有數千家。石斑魚鮓香衝鼻。淺水沙田飯繞牙。

自黔中歸新定

朝過春關辭北闕。莫參戎幕向南巴。卻將仙桂東歸去。江月隨人直到家。

貽友人喻坦之

從容心自別。飲水勝銜杯。共在山中長。相隨闕下來。修身空有道。取事各無媒。不信清平代。終遺草澤才。

白雲亭

羅萬象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不如依舊再移居。

寄李頻

方干

衆木又搖落。望君還不還。軒車在何處。雨雪滿前山。思苦文星動。鄉遙釣渚閒。明年見名姓。唯我獨何顏。

途中逢孫輅因得李頻消息

灞上寒仍在。柔條亦自新。山河雖度臘。雨雪未知春。正憶同袍者。堪逢共國人。銜杯益無語。與爾轉相親。

題桐廬謝逸人江居

少小高眠無一字。五侯動盛欲如何。潮邊倚竹寒吟苦。石上橫琴夜醉多。鳥自樹梢隨果落。人從窗外卸飄過。由來朝市爲真隱。可要棲身向薜蘿。

睦州呂郎中郡中環翠亭

爲是仙才登望處。風光便似武陵春。閒花半落猶迷蝶。白鳥雙飛不避人。樹影與餘侵枕簟。荷香坐久着
衣巾。暫來此地非多日。明主那容借寇恂。

與鄉人鑑休上人別

此日因師話鄉里。故鄉風土我偏諳。一卮竹葉如溪北。半樹梅花似嶺南。山夜獵徒多信犬。雨天村舍未
催鷺。如今休作還家意。兩鬢垂絲已不堪。

方著作畫竹

疊葉與高節。俱從毫末生。留傳千古譽。研鍊十年情。向月本無影。臨風宜有聲。吾家釣臺畔。似此兩三莖。
莫發七里灘。夜泊嚴光臺下。

山中

一瞬卽七里。箭馳猶是難。橋邊走嵐翠。枕底失風湍。但訝援鳥定。不知霜月寒。前賢竟何益。此地誤垂竿。
散拙亦自遂。粗將援鳥同。飛泉高瀉月。獨樹迴含風。果落盤盂上。雲生篋笥中。未甘明主日。終作釣魚翁。
與清溪趙明府

示鄉宴

清規暫趨府。獨立與誰親。遂性無非醉。求閒卻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王事聞多暇。吟求幾首新。
莫齒甘衰謝。逢人惜別離。青山前代業。老樹此身移。買藥將衣盡。尋方見字遲。如何鑷殘鬢。覽鏡變成絲。

題烏龍山禪師

暑夜月華猶冷溼。自知坐臥逼星宮。晨雞未暇鳴山底。蚤日先來照屋東。人世驅馳方丈內。海波搖動一
杯中。伴師常住應難住。歸去仍須入俗籠。

題睦州郡中千峯樹

豈知平地似天台。朱戶深沈別徑開。曳響露蟬穿樹去。斜行沙鳥向池來。窗中蚤月當琴榻。牆上秋山入
酒杯。何事此中如世外。應緣羊祜是仙才。

德政上睦州胡中丞

上德由來合動天。旌旗到日是豐年。羣書已熟無人似。五字研成舉世傳。莫道政聲同宇宙。須知紫氣滿
山川。豈唯里巷皆蘇息。猶有恩波及釣船。

與桐廬鄭明府

字人心苦達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道耕田全種秫。兼聞退食亦逢星。映林顧兔停翠望。隔水寒猿駐
筆聽。卻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爲銘。

胡中丞蚤梅

不獨閒花不共時。一株寒豔尙參差。陵晨未噴含霜朵。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郁合將蘭並茂。凝明應與雪
山欺。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

山中寄吳璠

莫問終休否。林中事已成。槃餐憐火種。歲計付刀耕。掬水皆花氣。聽松似雨聲。書窗翹足臥。避險側身行。果傍閒軒落。蒲連溼岸生。禪僧知見理。妻子笑無名。更擬教詩苦。何曾侍酒清。石溪魚不大。月樹鶻多驚。砌下通樵路。窗閒見縣城。雲山任重疊。難隔故鄉情。

憶故山

舊山常繫念。終日臥邊亭。道路知己遠。夢魂空再經。秋泉涼好引。亂鶴盡宜聽。獨上高樓望。蓬身且未寧。

送王翁登科後歸江東

南行無俗侶。秋雁與寒雲。野性自心愜。鄉名人共聞。吳山中路斷。浙水半江分。此地登臨慣。含情一送君。

山中卽事

趨世非身事。山中適性情。野花多異色。幽鳥少凡聲。樹影搜涼臥。苔光破碧行。閒尋采藥處。仙路漸分明。

陪睦州胡中丞泛江

仙舟仙樂醉行春。上界稀逢下界人。綺繡峯前聞野鶴。旌旗影裏見游鱗。澄潭徹底齊心鏡。雜樹含芳讓錦茵。凡許從容誰不幸。就中光顯是州民。

初歸故里

常思舊里欲歸難。已作歸心卽自寬。此日蚤知無爵位。當時便合把漁竿。朝昏入閨春將逼。城邑多山夏

卻寒不是幽。愚望榮忝。君侯異禮亦何安。

歸睦州中路寄侯郎中

顏巷蕭條知命後。膺門感激受恩初。卻容鶴髮還鳩舍。猶夢漁竿從隼旗。新定莫雲吞故國。會稽春草入貧居。鄉中自古爲儒者。誰得公侯降尺書。

侯郎中新置西湖

遠近利名因智力。周回潤物像心源。菰蒲縱沐生成惠。鱉鮪那知廣大恩。激灑清輝吞半郭。縈紆別派入遙村。沙泉遶石通山脈。岸木黏苹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兼知極處浸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楫徐行日易昏。煙霧未應藏島嶼。鳧鷖亦解避旌幡。雖云桃葉歌還醉。卻被荷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詔。凡魚豈合在龍門。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謨萬古存。

歲晚言事寄鄉中親友

急景蒼茫晝若昏。夜風乾峭觸前軒。寒威半入龍蛇窟。煩氣全歸草樹根。蠟燭凝來多碧焰。香醪滴處有冰痕。尺書未達年應老。先被新春入故園。

項處士畫水墨釣臺

畫石畫松無兩般。猶嫌瀑布畫聲難。雖云智慧生靈府。要且工夫作筆端。潑處便連陰洞黑。添來先向朽枝乾。我家曾寄雙臺下。往往開圖畫日看。

送睦州侯郎中赴闕

昔著政聲聞國外，今留儒術化江東。
青雲舊路歸仙掖，白鳳新詞入聖聰。
弦管未知銀燭燒，旗旛已待錦
驅風。郡人難議酬恩德，偏在三年禮遇中。

桐廬江閣

風煙百變無定態，緬想畫人虛損心。
卷箔檻前沙鳥散，垂鉤牀下錦鱗沈。
白雲野寺凌晨磬，紅樹孤村遙
夜砧。此地四時拋不得，非惟盛暑事開襟。

偶作

直爲篇章非動衆，遂令軒蓋不經過。
未妨溪上泛漁艇，又得門前張雀羅。
夜學事須憑雪照，朝廚爭奈絕
煙何。若於巖洞求偏類，今古疏愚似我多。

送鄉中故人

少小與君情不疏，聽君細話勝家書。
如今若到鄉中去，道我垂鈞不釣魚。

思江南

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望鄉情。
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

懷桐江舊居

長向新郊話故園，四時清峭似山源。
春潮撼動鶯花郭，秋雨閒藏砧杵邨。
市井多通諸國貨，鄉音自是一

方言。此中別有無歸計。唯把歸心付酒尊。

贈桐谿主人

嶺猿沙鶴似同遊。竹汶荷灣可漾舟。更入深溪見溪主。蒼苔石上臥垂鈎。

題懸溜巖隱者居

世上如要問生涯。滿架堆牀是五車。谷鳥莫蟬聲四散。修篁灌木勢交加。蒲葵細織團圓扇。檉菜平鋪合
蓮花。卻用水荷包綠李。兼將寒井浸甘瓜。慣緣險峭收松粉。常趁芳鮮掇茗芽。池上樹陰隨浪動。窗前月
影被巢遮。坐雲獨酌杯槃濕。穿竹微吟路徑斜。見說公卿訪遺逸。逢迎亦是戴烏紗。

題仙巖瀑布呈陳明甫

方知激蹙與飛噴。直恐古今同一時。遠壑流來多石脈。寒空撲碎作凌澌。謝公巖上衝雲去。織女星邊落
地遲。聚向山前更誰測。深沉見底是澄漪。

書桃花塢周處士壁

醉吟雪月思彌苦。思苦神勞新髮生。自學古賢修靜節。唯應野鶴識高情。細泉出石飛難盡。孤竹和雲濕
不明。何事懶於稽叔夜。更無書札答公卿。

法華寺

砌下雙巒有鶴棲。孤猿亦在鶴邊啼。臥聞雷雨歸巖蚤。坐見星辰去地低。一徑穿緣應就郭。千花掩映似

無溪。是非生死多憂惱。此日蒙師爲破迷。

贈方干

吳融

把筆盡爲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閒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臥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水榭林蘿爲岑寂。拂旦舍我亦不辭。攜筇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清溪

清溪見底露蒼苔。密竹垂藤鎖不開。應是仙家在深處。愛流花片引人來。

贈方干

何鵬

盛名傳出自皇州。一舉參差便縮頭。月裏不無攀桂分。潮中剛愛釣魚休。童偷詩稿呈鄰叟。客乞書題謁郡侯。獨泛短舟無限興。波濤西接洞庭秋。

哭方先生

斗牛文星落。知是先生死。湖上聞哭聲。門前見彈指。官無一寸祿。名傳千萬里。死著紙衣裳。生誰念朱紫。我心痛其語。淚落不能已。猶喜章補闕。揚名獻天子。謂蜀相章莊也。

歸桐廬寄嚴長史

章八元

昨辭夫子權歸舟。家在桐廬憶舊邱。三徑煥時花競發。兩溪分處水爭流。近聞江老傳鄉語。還見家山減

旅愁或在醉中逢雪夜，懷賢應向剡川游。

釣臺

劉駕

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遠笑清渭濱。潛龍飛上天，四海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使洗塵氛。我來吟高風，彷彿見斯人。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下路，明日又迷津。

送尹蔓回睦州

厲翼

憐君授衣月，遠作泛舟行。江闊桐廬岸，山深建德城。千尋喬木影，七里莫灘聲。興盡當停櫂，臨流更濯纓。

釣臺

唐穎

寥落荒臺七里洲，賢人永遠水東流。寒狐叫斷青天月，千古冥冥潭樹秋。

釣臺

杜荀鶴

蒼翠雲峯開俗眼，泓澄煙水浸塵心。唯將道業爲芳餌，釣得高名直到今。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遣一絕

明珠玉潤盡驚人，不稱寒門不稱貧。若向吾唐作雙瑞，便同祥鳳與祥麟。

哭方干

何言寸祿不沾身，身沒詩名萬古存。況有數篇關教化，得無餘慶及兒孫。漁樵共壘墳三尺，猿鶴同棲月一村。天下未寧吾道喪，更誰將酒酌吟魂。

桐江春望

劉仁德

江上車聲落日催，紛紛擾擾起塵埃。更無人望青山立，空有驪銜夜色來。沙鳥似雲鑽外去，汀花如火雨中開。可憐蕭灑鴟夷子，散髮扁舟竟不回。

聞進士許郴罷舉歸睦州悵然懷寄

鄭谷

桐廬歸舊廬，垂老復樵漁。吾子雖言命，鄉人懶讀書。煙舟撐晚濶，雨屐剪春蔬。異代名方振，哀吟莫廢初。

題清溪方仙翁廟

高駢

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房深鎖壁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引泉詩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陸龜蒙

上嗣位六載，吾宗刺桐州。余來拜旌戟，詔下之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縈百萬鬢，上插黃金鈿。授以道士館，置榻於東偏。滿院聲碧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凝澹，反來更虛玄。焚香禮真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之角，烏龍獨巉然。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顛。上有挈雲峯，下有噴壑泉。泉分數十又，落處皆晴潺。寒聲入爛醉，聒破西窗眠。支筇起獨尋，只在牆東邊。呼童具畚鍤，立鑿莓苔穿。漾叢淙派墮，練帶橫斜牽。亂石拋落落，寒流響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疏櫺前。跳光潑半散，涌沫飛旋圓。勢東三峽挂，瀉危孤磴懸。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弄翠槩，鸞雛舞丹煙。陵風振桂枕，隔霧馳犀船。況當玄元家，嘗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參五千。精靈若在此，前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

必有學箕子。鹿冠秋鶴顏。如能輔余志。日使疏其源。

上新定宋使君二首

貫休

禪坐吟行誰與同。杉松共在寂寥中。碧雲詩理終難到。白藕花經講始終。水疊山重擊草疏。砧清月皓立霜風。十年勤苦今酬了。得向桐江識謝公。

赤倚烏龍腹。窗中見碧稜。空廊人畫祖。古殿鶴窺鏡。風吼深松雪。鐘寒一鼎冰。唯應謝內史。知此道心澄。

寄桐江馮使君四首

山風與霜氣。浩浩滿松枝。永日燒杉子。無人共此時。爲文攀諷諫。得道在毫釐。唯有桐江守。常憐志不卑。端居碧雲莫。好鳥啼紅芳。滿郭桃李熟。卷簾風雨香。清吟繡段句。默念芙蓉章。未得歸山去。頻升謝守堂。山東山色勝諸山。謝守清高不可攀。薄俗盡餘言下泰。苦心唯到酒中閒。香凝錦帳鈔書後。月轉棠陰放客還。野客沾恩歸未得。蕭蕭霜葉滿柴關。

瓦礫文章豈有媒。兩三年只在金臺。本師頭白須歸去。太守門清願再來。皓皓玉霜孤雁遠。蕭蕭松島片颿開。從茲林下終無事。唯有焚香祝上台。

秋寄李頻使君二首

爲郎須塞詔。當路亦飢驅。貴不因人得。清還字句無。燒煙連宴白。山藥搗階枯。應得徵黃詔。如今已在途。務簡趣難陪。清吟坐綠苔。葉如秋蟻落。僧帶野香來。留客朝嘗酒。憂民夜畫灰。終期冒風雪。江上見宗靈。

寄新定桂離

獨自住烏龍。隣應是衲僧。句須人未道。君此事偏能。塢溼雲蘿觀。溪寒月照罍。相思不可見。江上立騰騰。

寄烏龍山賈秦處士

庭果色如丹。相思夕照殘。雲邊蹋燒去。月下把書看。澗水山居共。窗風漆樹寒。吾君方仄席。未可便懷安。

桐江閒居作五首

木落雨修修。桐江古岸頭。擬歸仙掌去。剛被謝公留。猛燒侵茶塢。殘霞照角樓。坐來還有意。流水面前流。香刹通真觀。樓臺倚郡城。陰森古樹氣。羸淡老僧情。壁畫連山潤。仙鐘扣月清。何須結西社。大道本無生。靜室焚檀印。深鑪燒鐵甌。茶和阿魏煖。火種柏根馨。數隻呼來鶴。成堆讀了經。何妨似支遁。騎馬入青冥。不問庚桑子。唯師妙吉祥。等閒眠片石。不覺到斜陽。獨自收儲葉。教童采柏顛。王孫莫相笑。冷淡味還長。露滴滴衡茆。秋成爽氣交。霜裊如蜜裹。罔葛似鹽苞。淨鮮侵蛭穴。微陽落鶴巢。還如山裏日。門更絕人敲。

對雪寄新定馮使君二首

仙掌空思歸。未能焚香冥。目對殘鐘。豈知瑞雪千山合。空覺春寒半夜增。翳月素雲蘊粉蝶。堆巢孤鶴下金繩。因思太守憂民切。吟對瓊林喜不勝。

政化由來通上靈。豐年祥瑞滿窗明。氣嚴坐久鎔凝燄。片大更深屋作聲。飄奄煙霞何處去。欹斜杉竹向簾傾。雪中客蹤無事。還有新詩半夜成。

登千霄亭

已下六首
馮使君遊

攤薜擗蘿山履輕，飄飄紅旆在青冥。仙科朱紱言非貴，溪鳥林前癖愛聽。古桂林邊基局溼，白雲堆裏茗煙青。因思廬岳彌天客，手把金書倚石屏。

游靈泉院

珂佩誼誼滿路歧，亂泉聲裏扣禪扉。對花語合希夷境，坐石苔黏黼黻衣。鳥啄古杉雲萋萋，風吹清磬露霏霏。惠嚴亦有孤峯在，只戀繭經未得歸。

過相思嶺

譽自馨香道自怡，相思嶺上卻無機。荒渠葉覆深霞在，片石人吟一鳥飛。何處風砧傳古曲，誰家冢樹掛斜暉。因思往事堪悲笑，鶴背魚竿未是歸。

錦沙墩

臨水登山興自奇，錦沙墩上最多時。雖云髮白孤峯好，其奈名清聖主知。草媚蓮塘資逸步，雲生松壑有新詩。偷然別是神仙趣，豈羨東山妓樂隨。

釣譽臺

境靜江澄無事時，紅旗畫舫動魚磯。心期只是行春去，日莫還應得鶴歸。風破綺霞山寺出，人歌白雪鳥花飛。自憐亦在仙舟上，玉浪翻翻漲草衣。

迎仙閣

潤香霞影逸樓臺。卷箔憑欄耳目開。況從旌旗近鸞鳳。可憐談笑出塵埃。火雲不入長松徑。露茗何須白玉杯。誰道迎仙仙不至。今朝還有謝公來。

夏雨登干霄亭上宋使君二首

霧色澄鮮整映紅。干霄亭上望無窮。蟬驚殘雨疑秋蚤。雷傍嚴城報歲豐。歸廟片雲銜紫電。立查雙鶴吸仙風。自憐四郡干戈日。得在文翁教化中。

鄒魯封疆禾稼濃。清吟孤坐思重重。新詩幾獻蓬萊客。遠夢仍歸菡萏峯。野果一枝堪薦茗。落霞數片欲燒松。如何深得冥搜癖。月磬聲聲歸去慵。

宋使君罷新定移出東館二首

無爲政化更何爲。到卽生人嫗煦肥。必似漢高三傑去。且將劉寵一錢歸。玉階香惹麒麟步。銀漢風驅鸞鷲飛。爲報蒸民莫惆悵。陶鈞及爾更光輝。

祖筵四面煙花合。江館深冬歸思長。火旆畫旗風飀飀。橘州漁舍浪茫茫。聽歌幾入紅蘭榭。坐隱頻升白玉堂。今數不如沙磧雁。天邊一一得隨陽。

寄杭州宋使君

公初罷睦州

一自雙旌下釣臺。望風吟苦凍雲開。卽歸紫闕天非遠。猶憶烏龍首獨回。高節似僧僧共坐。莫潮如雪雪

中來應知新定蒼生淚。流向東風祝上台。

游嚴陵釣臺

雪浪皚皚萬古情。岸邊臺占子陵名。一時大器天將與。數尺漁竿誰不擊。危榭高碑鐫籍字。滄洲老鶴識先生。游人到此慵歸去。庭樹孤猿有好聲。

新定江邊作

江邊山頂深秋時。身閒蕭灑身無爲。石頭青草取次坐。松風竹風撩亂吹。數聲好鳥來依我。一點征驪去是誰。惆悵古賢何處在。潺湲夕照滿江湄。日落山照崖。即此處也。

嚴陵集卷二

詩

新桐廬知縣員外端修節行富有才名九霄未展於奮飛百里暫勞於綬撫言之美任卽動征輓敢賦惡詩用伸攀送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尙書知制誥

李昉

詞筆凌雲正後生。安貧守道住神京。昔年南國無虛譽。今日終朝有令名。楊柳岸邊攜袂去。木蘭舟裏載書行。琴堂莫作多時計。碧落方開萬里程。

桐廬員外出動德之門以儒素爲業泊來儀於京闕久飛譽於縉紳今則騰飛詔於朝端奏牛刀於江表會承旨尙書賦瓊章於丹地餞蘭權於清塵愚雖不才敢繼其作

翰林學士尙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扈蒙

王謝高名江鮑才。東遊何用更裴回。絃歌好就吳鄉拜。簪組初從魏闕來。清酒一尊攜漱豔。舊時千首貯瓊瑰。健驅輕權須行樂。莫效當時庾信哀。

憫旱

田錫

下車逢歲旱。禱廟望秋成。火輪轉曠曠。赤日彌高明。稻苗已枯死。麥壟不堪耕。

釣臺

劉昌言

漢業中微炎祚衰。四海姦豪竊神器。南陽龍虎方鬪爭。赤伏真人正天位。先生高隱來富春。耕耒青山自如意。一竿魚釣樂幽深。七里溪光弄蒼翠。朝中天子思故人。物色環中引其類。先生獨步衣羊裘。咳唾浮雲輕富貴。足加帝腹傍無人。星動天文失躔次。卓哉光武真聖君。終使狂奴畢高志。雲臺千尺盡功臣。誰肯回顧釣臺地。

又

不會持竿意。由來善一身。何如事天子。就削漢功臣。亂木凋雲際。幽禽散水濱。空餘臺下月。千載屬漁人。

留題釣臺

魯有開

昔日狂奴向此來。愛垂芳餌上崔嵬。鄉人不識釣臺意。空指山頭是釣臺。

贈方江二君

丁謂

偶向嚴堂弔子陵。布衣攜手遠相迎。乍親冠蓋談諧少。久住林泉骨自清。正好辛勤緣齒少。最難遭遇是時平。李顏鄉黨元英裔。皆合工詩取盛名。

釣臺

范師道

乾坤交泰重彌綸。當日嚴陵道最淳。大漢中興得英主。先生高退作閒人。灘頭風月遺千古。臺上綸竿寄一身。今日病夫祠下過。獨知疲懦長精神。

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二。雲臺何似釣臺高。

謫守睦州作

范仲淹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銅虎恩猶厚。鱸魚味復加。聖門何以報。沒齒願無邪。

赴桐廬郡淮上遇風三首

聖宋非彊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盡室任風波。舟楫顛危甚。蛟鼉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

出守桐廬道中十絕

壠上帶經人。金門齒諫臣。雷霆日有犯。始可報君親。君恩泰山重。爾命鴻毛輕。一意懼千古。敢懷妻子榮。妻子屢牽衣。出門投禍機。寧知白日照。猶得虎符歸。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騷人。不道鱸魚美。還堪養病身。有病甘長廢。無知苦直言。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關。天關變化地。所好必真龍。軻意正迂闊。悠然輕萬鍾。

萬鍾雖不慕。意氣空堂金。必若枉此道。傷哉非素心。
素心愛雲水。此日東南行。笑解塵纓處。滄浪無限清。
滄浪清可愛。白鳥鑑中飛。不信有京洛。風塵化客衣。
風塵日已遠。郡枕子陵溪。始見神龜樂。優優尾在泥。

嘉興道卿學士。不以仲淹補責在遠。寄遺佳什。日以諷詠。如清廟之瑟。一倡三歎。蓋有以動神感物者焉。桐廬郡溪山秀妙。陸魯望所謂清涼國者。茲無敢讓。又得葉道卿詩。永歌其閒。雅復增氣。因依韻以和。庶幾元白之風。同希闕於江山矣。

世傳學干祿。小子乃逢辰。一入諫諍司。鴻毛忽其身。可負萬乘主。甘爲三黜人。豈量堯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責落善地。雅尙過朝倫。僅同龜在泥。敢冀螻求仲。朱樓逼清江。下睨百丈鱗。羨此南魚樂。不忍持釣綸。爲郡良優優。乏才止循循。恬愉弗擾外。何以慰下民。拙可存吾樸。靜可逸吾神。漸得疏懶味。下句將四句。嘉興風雅來。觀對如大寶。感茲韶夏音。佐我臺上春。

新定感興五首

數仞黃堂上。題名僅百賢。孤高宋開府。千載可拳拳。
山水真名郡。恩多補諫官。中間好田錫。風月亦盤桓。
風物皆堪喜。民靈獨可哀。稀逢賢太守。多是謫官來。

去國三千里。風波豈不賒。回思洞庭險。無限勝長沙。
江上多嘉客。清歌進白醪。靈均良可笑。終日著離騷。

遊烏龍寺

高嵐指天近。遠溜出山遲。萬事不到處。白雲無盡時。異花啼鳥落。靈草隱人知。信是棲真地。林僧半雪眉。
江干開望

江干日清曠。寓目一掃筇。落葉信流水。孤雲識舊峯。蘭蓀誰共采。鳧雁自相從。莫愛蘋風起。波來千萬重。

和章岷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僧閣倚寒竹。幽襟聊一開。清風曾未足。明月可重來。晚意煙垂草。秋姿露滴苔。佳賓何以佇。雲色與霞杯。
齋中偶書

狂愚多苦口。幽遠獨甘心。言路有餘責。權門無去音。忘憂時叩易。思古卽援琴。此意誰相和。寥寥鶴在陰。
依韻酬周驥太博同年

孰敢先懷富春國。良時須惜幾嗟吁。衆人可致巍巍主。上意思平兩兩符。不稱內朝裨耳目。多慚外補救皮膚。子陵灘畔觀魚釣。無限殘陽媚綠蒲。

依韻答胡侍郎見寄

千年風采逢明主。一寸襟靈慕昔賢。待看朝廷興禮讓。天衢何敢闕先鞭。

蕭灑桐廬郡十絕

蕭灑桐廬郡。烏龍山靄中。使君無一事。心共白雲空。
蕭灑桐廬郡。開軒卽解顏。勞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蕭灑桐廬郡。全家長道情。不聞歌舞事。遠舍石泉聲。
蕭灑桐廬郡。公餘午睡濃。人生安樂處。誰復問千鍾。
蕭灑桐廬郡。家家竹引泉。令人思杜牧。無處不潺湲。
蕭灑桐廬郡。春山半是茶。輕雷還好事。驚起雨前芽。
蕭灑桐廬郡。千家起畫樓。相呼采蓮去。笑上木蘭舟。
蕭灑桐廬郡。清潭百丈餘。溪翁應有道。所得是嘉魚。
蕭灑桐廬郡。身閒性亦靈。降真香一注。欲老悟黃庭。
蕭灑桐廬郡。嚴陵舊釣臺。江山如不勝。光武肯教來。

桐廬郡齋書事

千峯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切堂高誰富貴。一枝巢隱自逍搖。杯中好物開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朮長靈苗。

桐廬郡卒陶旻者。本隸瓊林苑。以接花爲事。因罪鯨送於此。寺丞葛君。感而作接花歌。幕中章。

君。和以相示。因而綴焉。

江城有卒老且貧。顛顛抱關良苦辛。衆中忽聞語聲好。知是北來京洛人。我始問云何至是。欲語汎瀾墜雙淚。斯須收淚始能言。生自東都富貴地。家有城南錦繡園。少年止以花爲事。黃金用盡無它能。卻作瓊林苑中吏。年年中使春先來。曉宣口敕修花臺。奇芬異卉百餘品。求新換舊爭栽培。猶恐君王厭顏色。羣芳只是尋常開。幸有神仙接花術。更向城中求絕匹。梁王苑裏索妍姿。石氏園中搜淑質。金刀玉尺裁量妙。香膏膩壤彌縫密。回得東王造化工。五色敷華異平日。一朝寵愛歸牡丹。千花百笑妖嬈難。竊藥常娥新換骨。嬋娟不似人閒看。太平天子遊春好。金明柳花籠黃道。道南樓殿五雲高。鈞天捧上蓬萊島。四邊桃李不勝春。何況花王對玉宸。國色晶明動韶景。天香旖旎飄芳塵。特奏霓裳羽衣曲。千官獻壽羅星辰。兌說隨軒逾數刻。花吏自時方得色。白銀紅錦滿牙牀。拜賜仗前生羽翼。惟觀風景不憂身。一心歲歲供春職。中途得罪情多故。刻木在前何敢訴。竄來江外知幾年。骨肉無音鴈空度。北人情况異南人。蕭灑溪山苦有趣。子規啼處血爲花。黃梅熟時雨如霧。多愁多恨信傷人。今年不及去年身。目昏耳重精力減。復有鄉心難具陳。我聞此言聊悒悒。近曾侍從班中立。朝遠日下莫天涯。不學爾曹向隅泣。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執。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幽求功業開元盛。亦作流人過梅嶺。我無一事逮古人。謫官卻得神仙境。自可優優樂名教。曾不棲棲弔形影。接花之技爾則奇。江鄉卑溼何能施。吾皇又詔還淳朴。組繡文章皆棄遺。上林將議賜民畝。似昔繁華徒爾爲。西都尙有名園處。我欲抽身希白傅。

一日天恩放爾歸，相逐栽花洛陽去。

仲淹自桐廬移守姑蘇，由江而上，登嚴陵釣臺，移舟南岸，宿方干處士舊居，章從事聞之，有詩見寄，因依韻和之。

姑蘇從古號繁華，卻戀巖邊與水涯。重入白雲尋釣瀨，更隨明月宿詩家。山人驚戴烏紗出，溪女笑依紅杏遮。來早又拋泉石去，茫茫榮利一吁嗟。

仲淹景祐初典桐廬郡，有七里瀨，子陵之釣臺在焉，迺以從事章，往構堂而祠之，召會稽僧悅躬，圖其像於堂，洎後守姑蘇，道出其下，登臨裴回，見東巖絕壁，白雲徐生云：方干處士之舊居，遂訪焉。其家子孫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歸，因留二十八字，又圖處士像於嚴公堂之東壁，請刊詩於其左。

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

題方先輩山居

高尚繼先君，巖居與俗分。有泉皆漱石，無地不生雲。鄰里多垂釣，兒孫半屬文。幽蘭在深處，終日自清芬。

留題江先輩舊居

結舍近滄洲，江山不外求。我來明月夜，更得主人留。

釣臺

章 賦

乘興訪遺基。扁舟宿煙渚。水淨寫天形。山空答人語。風篁自成韻。霜葉紛如雨。寒亭莫響清。飢獵夜啼苦。疑將洞府接。似與人寰阻。不羨重城中。喧喧聽笳鼓。

陪范公登承天寺竹閣

古寺依山起。幽軒對竹開。翠陰當晝合。涼氣逼人來。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雙旌容託乘。此地舉茶杯。

和范公同章推官登承天寺竹閣

阮逸

竹石寒相倚。雲窗曉共開。閒身方外去。幽意靜中來。墜響風隨籟。移陰石上苔。遲留秋更夜。待月露盈杯。

高峯

關詠

獨愛高峯最上頭。夕陽煙樹見嚴州。子陵貪向溪邊釣。應未曾來此地游。

嚴陵集卷四

詩

杜少卿知睦州

宋 祁

三年去國別堯雲，一篋書空此謗分。
賈誼有才偏隕涕，屈原何賦不思君。
諫囊久晦沈餘草，綬節重開續
舊薰。幾日班春向桑野，漢家明詔十行文。

留題子陵釣臺

蔡 襄

遁世巢由志，能忘將相權。
人瞻祠樹古，天作釣臺圓。
孤迹千秋外，遺蹤一水邊。
清風敦薄俗，豈是愛林泉。

至睦州

一帶滄波兩向山，扁舟中去幾時還。
浮生多半在離別，此意明知未肯閒。

子陵二首

李師中

阿諛順旨爲深戒，遠比夷齊氣更豪。
半夜光芒侵帝坐，有誰曾似客星高。
社稷功名出隱淪，天高聽遠亦應聞。
厖眉一去無人問，七里高山但白雲。

寄六州蘇七使君

張伯玉

關步曾飛到廣寒，一麾聊頓野雲間。
虬蟠澗底未失水，鶴在籠中且看山。
舊日笑談猶壯否，近來書信亦

稀還嚴灘桐嶺宜秋醉。卻恐才高不柰閒。

桐廬蘇七太守通判晏魯望遠寄倡和之什輒伸記美

余時授此州監郡

桐君圃外州。樹石最清幽。水截三吳秀。山當百粵秋。巖壙無俗土。宅舍有高樓。畫華真才望。題輿雅唱酬。灘聲環醉枕。鷺影入茶甌。蚤晚陪清濁。梯雲奉俊游。

寄新定蘇七太守

聞道銀符渡睦溪。桐山應爲長清暉。漁翁幾十迎舟拜。沙鳥成雙夾旆飛。檢點簿書茶貢蚤。體量風物橘奴肥。題輿自媿來何晚。未得雲中囑使威。

之官新定同年李郎中以詩賦別卽事感懷次韻上答

雨後驚濤激箭催。爲君停櫂把離杯。官遊向老令人笑。別恨傷春觸處來。故國未歸江令宅。全家且上子陵臺。如今遇酒伸眉醉。休問多才與不才。

之官興定寓興三首

關山雨雪征人淚。京洛風塵倦客心。誰信子陵溪上去。一川秋淨滌煩襟。汴水東浮不繫舟。到官無事只輕鷗。不才自古饒天幸。請卻俸錢溪上游。溪山千古絕浮埃。時拂朝衣上釣臺。卻恐被它漁父笑。糟醜不啜又閒來。

之官新定卻寄并州通判王幾道

新定與井門。天南天北人。扁舟江外客。別乘塞垣身。湖馬驚鳴棹。秋鱸上釣輪。何時絳羅圍。把酒碧嵩春。

七里灘

漱玉鳴珠七里灘。到今猶照客星寒。盧奴有水徒千頃。未得高賢一瞬看。

舟次子陵釣臺

十載從軍去又來。強爲顏面走塵埃。久慚簪笏未歸去。且喜妻孥共此來。旋搗岸蔬供野飯。欲題巖壁拂蒼苔。子陵昔日誠高趣。未必全家中釣臺。

睦州

千家樓閣麗朝暉。人到于今說釣磯。雨後數峯驕欲鬪。春來兩港活如飛。高吟多謝沈家令。中酒長憐杜紫微。更愛嚴城無鎖處。白雲搖漾去還歸。

送交代倅車晏十一魯望

魯望江南客。風騷獵將壇。高吟得意處。清韻逼人寒。場屋聲華舊。襟靈渤海寬。閨門盡羔鴈。庭野列芝蘭。備勉來新定。淹留就小官。酒論浩劫飲。山欲上天看。待月高峯寺。高峯寺在郡東絕頂。聽猿七里灘。入雲移翠蕩。鑿石引鳴湍。魯望疏北山泉於後園。爲玉泉軒。又聞余好竹。特徙數百本。尤爲清絕。一日交符去。芳風善繼難。紅塵久離闊。白首此相歡。兩留方醫鶴鵝。池邊二鶴久病。遺方醫之。鶴即愈。祝別遺漁竿。魯望常於嚴湖自作釣竿。尤得其妙。既去持以視余。虎杏寧知用。松筠幸未殘。路長分驥驟。火烈辨琅玕。沙際多平仲。鶴原有謝安。卷舒知自得。不用苦彈冠。

暨州新定卻寄井州舊僚

久從光祿長城戍。卻到嚴陵舊釣灘。休問簿書邊報急。且聽宅舍水聲寒。舟浮南渡雲千里。睡起東窗日數竿。寄語晉溪溪上月。楚天雖遠一般看。

同年李郎中以詩見寄仍許見過次韻和答

新定溪山國。病懷忻所依。桐君談藥妙。嚴瀨得魚肥。吏退鈔書譜。朋來典道衣。軒車如顧我。春酒上苔磯。

烏龍寺祈雨回馬上口占

官曹苦羈束。祈靈得幽便。夾路松披紛。躡石煙分練。迎軒玉泉響。鳴驕沙鳥散。曉日破霜陰。前峯藹葱蒨。逶迤步高閣。窈窕出雲漢。坐來清思生。語餘疏磬緩。方將塵滓滌。還憂簿書亂。假旆拂歸轡。回首青猿斷。

西湖樓

積水照層峯。登臨誰與同。望來生羽翼。醉欲上煙空。細細溼花雨。疏疏開袖風。新安江上景。盡屬此樓中。

玉泉祈雨

南州富深射。萬壑縱奔瀨。茲泉一何高。夙與寥廓對。遽非猿鳥到。迅恐巖礧碎。霜落天地清。玉立江海外。人區未蒙澤。蛟龍茲有待。淺石諒難停。當與雲漲會。

登烏龍山寺閣

桐川本無塵。况此幽閣迴。萬木含秋聲。一軒與天淨。前峯翠分滴。後谷語相應。檻下江雲歸。檐前古雪凝。

巖僧對游客。浩若寒冰瑩。百慮緣心空。獨飯隨蔬馨。嗟余本林壑。謬與世紛競。一作市朝人。幾傷麋鹿性。舊山別來久。蘿蔓鎖幽徑。長恐客沈深。未得歸期定。息中來此境。時覺襟韻勝。猶媿招隱心。聊爲小山詠。

後庵試茶

郡齋閒步

郡僻好藏身。心閒久無事。前軒飽食罷。後庵取茶試。巖邊啓茶鑰。溪畔滌茶器。小竈松火然。深鑿雪花沸。甌中盡餘綠。物外有深意。濫官來此游。時得拂塵累。莫笑後庵茶。閒中好滋味。

到新定後卻寄蘇州蔣侍郎

遂翁亭畔碧桃開。招隱溪頭畫舫回。曾奉雲鴻此真賞。到今羽翼出塵埃。閒窺玉宇書千卷。渴飲金莖露一杯。別後霜天苦寥闊。海雲深處望公臺。

自新定沿牒三衢舟中寓興寄所知

井落甌閩近。鄉亭百粵連。一萍游宦客。兩槳上灘船。石壑千尋浪。山園幾匝天。亂篳鳴遠嶼。羣譟捧危舷。峽斷疑無路。汀回復濟川。林深羨沙鳥。村近喜人煙。豈味垂堂誠。都由稍食牽。家山舊廬在。蚤晚賦歸田。

舟次蘭溪卻寄新定太守

解纜向蕭瑟。敝別喜英豪。野水征騶迥。秋天醉幕高。使旗標畫隼。騎吹壓霜濤。幾日狂醒析。思君夢更勞。

新安江舟中奉酬孫觀書記

十年塞外憶江山。余從事太原十年今日扁舟縱眼看。匝岸野花紅似簇。避人沙鳥起成團。放懷自古酒爲得。老筆

到今詩最難。君解高吟我方飲。幾人能共此清歡。

送清溪鄭中舍官滿還京

鄭宰金閨彥。年來解絳歸。囊裝輕劍在。場屋故人稀。鄭君應先朝舉水館酒初罷。霜江驪欲飛。無煩重回首。行矣

近天暉。

桐廬官滿先寄杭州資政侍郎

海角千家郡。天南一水涯。倦游慚梗泛。多滯喜瓜時。弱羽誠難振。危根只自持。几門嘗際遇。百步亦參差。某蚤忝進士第。再以書判拔萃登科。又以賢良方正待詔。而名實無取。時謂濞吹。萬壑噴靈霧。千峯出險巖。牢愁客星見。孤節澗松知。賀厦寧無託。披

雲幸有期。魯堂金石地。商欲再言詩。

和王治臣新定卽事

碧泉千脈瀉金溝。名是東南俗阜州。州名。取俗阜人和之義。任昉舊詩題縣石。賀齊高疊照江流。月明幾處游歸客。

春色何人醉倚樓。我是江潭釣魚者。喜君相見且相留。

王治臣以余在告寵示嘉什

新安泉石最爲佳。多病何勞養歲華。藥好幸依桐圃近。山安惟畏酒壇賒。狂思逸客浮滄海。渴想仙人飲

絲霞欲傍重陽持策起。菊房新小玉生芽。近約使君九日。遊龍山之飲。

次韻王治臣九日使君席上二章

楚楓丹外客飄稀。水拍長天鴈字垂。樂事喜逢千日酒。憑高正在九秋時。吳歎調笑歌楊葉。蠻鼓鏗闐引柘枝。使騎相逢且留飲。行看卓馬轡如絲。

新安江碧郡樓危。九日登臨醉袖垂。莫笑松筠歲寒地。卻勝桃李豔陽時。清淳酒瑩紅螺面。窈窕笙攢碧玉枝。未必尊前歎遲莫。幾人如我始牽絲。

答延平王人使君望江亭見懷之什

望江亭上望桐江。煙水茫然隔鎖窗。擢第蚤同丹桂樹。從軍俱在碧油幢。慶歷初。余與治臣俱在征西幕。天遙皓月人千里。書託紅鱗錦一雙。開府時多家令瘦。酒旗猶恐未相降。兄大詫延平酒美。僕因率爾自貢。

釣臺

盡逐鯨鯢埽八區。故人惟我更無餘。雲臺功將任圖畫。天上客星閒卷舒。若把殺人來逐鹿。爭似全身歸釣魚。先生有意義皇外。不爲林泉傲帝居。

罷新定錢塘喜孫觀書記

桐江搗挾蚤三年。把臂重來講舊篇。陌上風塵成底事。鬢邊霜雪但依然。虬蟠我亦思滄海。鵝薦君方上碧天。孫以諸侯薦將改官。忍把離杯又拋擲。別愁紛泊滿春煙。

至和中得倅新定今領福唐再經此郡感舊書懷因呈使君劉孝叔

十年前倅北州來平日風情尙壯哉玉水聲中寒濯筆石楠鄉裏夜銜杯

郡城外有玉泉菴最爲絕景又倅廳前有石楠一本陰合庭中凡飲

席不須
帝暮
可憐白首成何事猶得紅旌向北回太守故人應笑我踐言堪媿子陵臺

余倅郡時年甫三十蚤有退休意于今未得已

故有是句

飯芝川村舍

新定郡山後

嫩苗苒苒頭角秀柔桑裹裹陰影輕
菲簷飯起上馬去一聲雨後黃鸝鳴

宿普光寺

去州城三十五里

無端未得歸林下又向南方擁使麾
夜宿禪關更蕭灑一軒寒月照清池

宿桐廬縣江口

桐廬江水碧百丈見游魚元是新安水
流從下潮初

新安江水下七里灘至此

清風寒到底明月靜涵虛塵土誰難濯

人心自不知

桐廬寺曉鐘

扁舟下桐園霜月滿寒潭疏鐘一聲起
清興天地參春容逗萬壑窈窕出層嵐
羈魂不成寐洗耳滌塵貪

桐江口見雪

無諸地無霜

臨唐號無諸城

從古困炎熱曉出桐江口喜見羣峯雪
酌酒高驅下歸思滿寥泲從今不擊舟泛泛

老清激。

出七里瀧口望桐廬縣

瀧口波自平。滄洲分兩溪。辛勤下百粵。乍出天一涯。近入桐廬市。湖水溢中坻。不聞湍瀨聲。沙鳥浩然飛。物我兩俱適。吾亦浩然歸。

龍門巖

未到子陵臺。先見龍門石。萬物鎮羣峯。闐然聳雙壁。清泉界中道。亢若高門闢。樵童走深徑。魚戶掩沈碧。白首釣魚郎。不知有行客。

至睦州泊新安江口

前歲過此州。手持七閩節。雖遠更憚勞。攬轡遲明發。回瞻七里灘。何日榜舟歇。幸得滿三年。解符下甌粵。卻到新安江。依然舊澄澈。斂巾照江水。無白可添髮。州人多故吏。余嘗俸郡。羅立皆磬折。問我此去心。復有何施設。與言顧諸老。謝爾相慰說。此度歸來心。可共嚴陵說。

港口渡

三月悲風瑟瑟寒。小船舟楫渡溪難。日高待得過岸去。回首脩篁千萬竿。

送睦州丁郎中

雨後桐江木葉稀。坐棠無事枕閒欹。扁舟幾認巖君釣。古壁多逢沈令詩。夜靜好當輪省宿。曉寒堪憶趁

朝時山城寂寞郎官貴。想對秋風動所思。

寄睦州朱少卿

何幸鄉粉託使麾。憶曾淮滌見風儀。泉分龍岫成新釀。廟鎖瓊蕤換舊枝。維揚后土廟有瓊花。二水清涵灑月夜。千峯晴捲雪雲時。向來蕭灑稱名郡。少緩裴黃次補期。

經大洋吳氏別業

漸老故人少。與君茲晤言。方山共鄰里。好時舊田園。溪色寒生枕。松陰翠入軒。猶憐巾子在。相對舉清尊。予明道中與邵履之、王君章、有巾子山聯句之作。

新定望湖樓

龍盤山影倒寒流。十里屏風翠入樓。畫筆肯歸涵碧手。劉夢得涵碧園詩。有落筆常畫師手之句。湖光疑對湧金秋。錢塘潮門。主翁愛客排三雅。漁父忘機任直鉤。爲訪紅雲遶花鳥。滿船歌舞按梁州。

同孝叔游蕭灑亭

昔日賢侯多興詠。爲憐蕭灑復潺湲。一橋飛處橫牛渚。孝叔新築小南浮橋。二水清來見浙源。沈杜有新安江見底。及遠分丁字水之句。竊以孝叔政事如此。雨漲瀑泉添嫩面。晚晴春草帶潮痕。好風新月相留意。只恐張綱擁使軒。

題思范軒二首

英衰多年去竹軒。更思風節記山樊。抗言后坐遺忠美。見愛登降。留遠愼夫人坐次故事。通使河源舊策存。文正舊總西事。詩石

欲留千古永竹園備和韻首。棠陰還對一樓繁。亦旌德政。使君才望須相繼。莫厭林間駐畫轡。

天下儒宗不世勳。履聲今絕豈重聞。空餘逸韻傳流水。猶喜清風在此君。山倚孔祠分積翠。文正初建孔祠於此山面。

篆尋嚴瀨掛香雲。文正爲嚴光廟記。接花洲倡將三記。時拂塵篇見舊文。某嘗爲接花歌。文正得之於從事章君。因而和作。見丹陽集。

題玉泉

靈源曾記古篇章。飛入霜筠萬丈長。六月林風吹寶瑟。九秋山翠坼銀潢。試茶石鼎雲含液。釀酒兵廚菊有香。新定茶品殊佳。酒香如菊。歲造多出玉泉。因而命名云。到此欲知真玉性。不爲圓折本來方。

同孝叔游玉泉

石磴松陰一化城。泉源疑透古瑤京。僧知到耳此根靜。客來洗心諸慮清。星記祥光重壁合。星記。吳分辰肆所聚。太初

初夏同孝叔游普光寺

魚跳蓮葉青錢小。雪壓花枝玉燕參。時玫瑰盛開。歌者爭插。細草使驕瞻鹿擾。微風池果落鶯含。滿甌春茗浮仙露。一點尖峯滴翠嵐。卻逐歸舟更多景。晚來雌霓挂寒潭。

初夏同孝叔游朱氏園

凍醪盧橘助登臨。此地相逢舊有音。石澗自知梅信蚤。池方應爲玉流深。詩成千色排清砌。話久花枝轉夕陰。不見辟疆妨底事。月樓歸去正龍吟。

留題千峯樹呈孝叔

君把元英詩集披。羣山依舊遠軒墀。杜陵幾醉花前地。見樊川集。謝客曾吟日落時。雨過荷香兼酒美。雲深

泉韻透簾遲。佳名大約稱千數。百萬嵐盤一一奇。

題新定郡齋寄孝叔二首

主人今向日邊歸。猶有清香滿謝池。爲囑西風莫搖落。不禁顛顛夕陽時。

右後池荷

花意知君改外臺。亂紅飛盡見蒼苔。縱教顏色明年在。前度劉郎肯再來。

右賞春亭

留題玉泉山堂

勸非綠境靜非禪。物物前塵現四天。此地空歸求妙論。有時環絡獻諸仙。欲梅泉石多秋思。過夏松篁聒晝眠。一箇攢眉招不至。勞師香火漏沈蓮。

題新定紅渠閣

煙卷龍綃豔格殊。彩霞翻處好風俱。幾杯仙露含秋色。一曲蟾宮在畫圖。霓裳羽衣圖。見王維傳。雨送清香浮酒面。

泉飛幽韻透城隅。州民多有東南美。盡應嘉招入幕無。

新定旅館中作

趙 湘

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頰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

洞江晚望

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鳥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溼，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

莫冬新定郡樓閒望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蚤梅。水搖冰欲泮，春近鴈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閒卻似慵。移樹好禽來獨院，上樓高雪在諸峯。泉當月際搖吟影，藓自雲邊得履蹤。此興未尋頻挂夢，阮公池館舊相容。

秋晚舟泊桐江

巖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羞爲客，又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鶴偶隨鷗。鄉心旅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

題釣臺

邵炳

光武休戈詔子陵，高臺時暫別煙汀。當時四海皆臣妾，獨有先生占客星。

謝通判楊殿丞名霖巖洞

雲峯千仞對吾廬，洞古名新郡守書。須信神靈知受賜，先興霖雨遠隨車。

嚴陵集卷五

詩

經嚴子陵釣臺作四首

龐籍

翠岫臨寒瀨。先生老此中。釣耕輕萬乘。要領戒三公。入宿星躔動。歸來世網空。何人知此意。千古激澆風。道閉寧潛足。時平亦括囊。故人登世帝。清瀨自吾鄉。渭叟非真釣。商奴是詐狂。先生不可問。天外一鸞翔。聞箇狂奴足。生平在草萊。不榮升帝腹。寧自蹋魚臺。步武中朝下。胼胝故國回。滄浪重一濯。京雒有塵埃。長天杳杳道冥冥。一士孤風達至精。雲若有心應有著。魚緣輕餌是輕生。何人楚澤三年放。此地家灘七里清。應宿將臣皆列土。未將煙水博功名。

釣臺

王安石

漢庭來見一羊裘。閔默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豈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寂寞桓譚道被尤。回視蒼生終不遇。脫身江海更何求。

詠嚴子陵

梅堯臣

不顧萬乘主。不屈千戶侯。手登百金魚。身披一羊裘。借問此何爾。心遠忘九州。青山東寒灘。濺浪驚素鷗。以之爲朋親。安慕乘華轡。老氏輕壁馬。莊生惡犧牛。終爲蘊玉石。亶古輝巖邱。

讀范桐廬述嚴先生祠堂碑

二蛇志不同，相得藜莽裏。一蛇化爲龍，一蛇化爲雉。龍飛上亨衢，雉飛入深水。爲蜃得自宜，潛游江海澗。變化雖覺殊，有道固終始。光武與嚴陵，其義亦云耳。所遇在草昧，既貴不爲起。翻然歸富春，曾不相助治。至今存清芬，烜赫耀圖史。人傳七里灘，昔日來釣此。灘上水濺濺，灘下石齒齒。其人不可見，其事清且美。有客乘朱輪，裴回想前軌。著詞刻之碑，復俾存厥祀。欲以廉貪夫，又以立懦士。千載名不亡，休哉古君子。

送正仲都官知睦州

每嗟相逢少，常苦離別多。行行復壯壯，往往起悲歌。古來易水上，義士有荆柯。捐軀思報恩，飲恨歌奈何。况彼兒女懷，牽纏如蔓蘿。是以世間人，鬢髮易番番。喜君得郡章，東歸隨春波。灘上嚴子祠，繫船聊經過。其人當漢興，富貴不可羅。足加天子腹，傲去釣於河。冬披破羊裘，夏披破草蓑。心中小宇宙，尤哂獻玉和。我慚賤丈夫，豈異帶面儻。未免爲鬼笑，誰知懼撓訶。安得如君行，收迹已蹉跎。空將閒歲月，塵埃浪消磨。正同三峽賈，盡力向盤渦。

送余少卿知睦州

青山峽裏桐廬郡，七里灘頭太守船。雲霧未開藏宿鳥，坡原將近見燒田。養茶摘藥新春後，種橘收包小雪前。民事蕭條官政簡，家書時問響溪邊。

送江學士通判睦州

涉淮淮水淺，沂溪溪水遲。君到桐廬日，正值采茶時。試問嚴陵跡，今復有誰知。

送崔主簿赴睦州清溪

舟輕不畏險，逆上子陵灘。七里峽天翠，千重雲木寒。古祠鳴野鳥，亂石激春湍。正與高懷愜，寧歌行路難。

寄建德徐元興

才子方爲邑，千峯對縣門。靜便琴意古，閒厭鳥聲喧。山茗烹仍綠，池蓮摘更繁。認稀應詠物，庭下長蘭蓀。

送陳生還烏龍山舊居

蘇舜欽

百丈清溪見戲鱗，嚴公祠宇與天鄰。此中舊隱君歸去，笑指人寰一片塵。

題子陵釣臺二首

孫沔

舊交爲帝不能邀，百尺雙臺照莫濤。逸跡已將山共永，清名仍與月爭高。魯連解難終辭祿，龍伯持傾只釣鼈。列傳古碑言未盡，一灘風竹自蕭騷。

中興曾作故人看，抗節唯憐七甲灘。枯枿臥沙疑野艇，叢篁生岸憶長竿。天邊舊跡星辰動，江上餘基水石寒。應笑渭濱周呂望，白頭因獵從和鑿。

子陵釣臺

王存

嚴公英魄去何之，江上空餘舊釣磯。古木蒼煙鷓鴣噪，清波白石鷺鷥飛。山中秋色香秔熟，壠下朝寒赤鯉肥。何事夷齊恥周粟，一生顛顛首陽薇。

題釣臺

馮京

渭水塵空紺業傾，桐江煙老漢風明。蚤知賢達窮通意，閒把漁竿只釣名。

釣臺

沈括

漁釣非良業，相期遜姓名。太平雖不仕，故舊豈無情。七里林泉好，三公位服輕。片帆湍石下，誰不仰先生。

睦州秀亭

錢勰

秀色四時好，探春來此亭。花初擁檻發，山晚與雲青。得鮪嚴陵瀨，評泉陸羽經。歡餘不盡醉，鼓角限重扃。

甘棠樓

樓曲開三面，山重合四圍。溪衝朝靄出，驪並夕陽飛。芳杜供春望，晴雲渡拾衣。樊川猶未識，清興莫忘歸。

杜睦州詩爲多
未有此也

高峯寺

苒苒郡城東，穿雲入幾重。已窮難上路，才到最高峯。竹老龍孫瘦，泉甘馬酒濃。何當來漱石，安隱飽疏慵。

漢太官有
搗馬酒

東館樓

前太守丁公善郎中，命予名之。按孫權赤烏中，使賀齊討黠歙，始分歙爲新定，入晉爲遂安郡，此今地也。會公善去郡，未揭也，宜曰分歙樓。

簾影隔朝暎。雲低晝尙昏。山形分歛翠。溪色到江暉。日盡天垂幕。歌餘酒滿尊。欄干不堪倚。歸思斷鄉魂。

玉泉菴

遙派落天潢。分崖射壁光。山從千古潤。江得一源長。風雨無時作。珠璣滿谷量。滔滔欲誰辯。願借易牙嘗。

勉郡庠諸生

趙抃

桐江爲守媿顯蒙。來喜衣冠好士風。勸學重思唐吏部。教人多謝蜀文翁。濟時事業期深得。落筆詞章貴不空。道有未充須自力。莫將榮頓汨於中。

玉泉亭

潺潺朝莫入神清。落澗通池遶郡廳。亂石長松山十里。討源須上玉泉亭。

題高峯

上石扳松千步勞。下窺人物過秋毫。嗟誰更向中峯頂。樹塔孤撐碧落高。

題甘棠樓

闌干十二壓仙瀛。占得龍峯作畫屏。林映遠籠千里月。湖光寒照一天星。望來瀑布眞霜練。飛過沙禽半雪翎。人賞不知春已老。隔橋依舊柳青青。

子陵釣臺

楊傑

高風誰得似先生。七里溪山當畫屏。功業不隨東漢祖。光芒獨應少微星。蘭臺有史傳名姓。蓬戶無人問

醉醒若使當時忘故態，何由千古羨鴻冥。

方干故居

千載富春渚，先生家獨存。元英播寰宇，丹桂付兒孫。文正重高節，子陵同享尊。泊舟明月夜，重爲弔吟魂。

方氏清芬閣

刁約

自別高居二紀餘，今朝重到懶踟躕。山川勝景依然在，屈指交親一半無。

嚴陵山

一染浮名十五春，強隨時態役天真。何年卜築茲山下，卻笑區區世路人。

巡按睦州過烏龍山

元絳

羣山袞袞卷波濤，舉手天門尺五高。塵土多年昏病眼，猶能千里見秋毫。

桐廬晚景

向晚西風急，扁舟下瀨輕。楓橋掛山影，鼓吹壓潮聲。白鳥煙中沒，斜陽雨外明。油然五湖意，渾欲薄功名。

宿清溪安樂山

張景修

映窗猶剩雪餘痕，瓶裏梅花枕上聞。一榻鐙寒聽夜雨，半牀氈煖臥春雲。詩成始覺茶銷睡，香盡翻嫌酒帶醺。我是掛冠林下客，山中安樂合平分。

過桐廬邑二首

隱君無姓字，何代至今存。數里山爲宅，兩株桐是孫。人煙半峯碧，溪水帶湖渾。多少來游客，茫茫蹋藥根。三載江南客，還吳口復西。潮貪兩溪盡，雲截衆山齊。舟楫無空日，樓臺半上梯。桐廬隱君子，應笑只留題。

釣臺

羊裘東漢客，歸隱釣魚灘。天子不能屈，先生非苟難。雲藏古石在，風激世人寒。祠下青青竹，何妨把釣竿。

清芬閣

嚴子釣臺畔，猶聞吟嘯聲。榮華付諸弟，蕭灑繼先生。自製茶槍嫩，新開酒面清。紅塵不拋擺，那得白雲名。

再至新定有感

岑象求

蜀地吳天各一涯，去來三紀亦云賒。烏龍遠郭儼如舊，白髮滿頭良可嗟。老矣不堪多感慨，使乎何處是光華。周行歷覽猶疑夢，更問庭楹幾度花。

詠縣廳前古楮木

三十年前宰一同，朝朝相對此庭中。如今翠葉膠枝好，依舊朱欄戒石東。潘岳河陽花立盡，陶潛彭澤柳隨空。唯君獨負堅剛操，何異靈椿與夏蟲。

方氏故居

邵元

偶分魚竹到稽山，處士林泉一望閒。歲月自隨流水遠，姓名長與白雲閒。鑑中人去荒遺迹，處士鑑湖有別業，今不知其處。溪口僧來寫舊顏。處士祠堂真像，即會稽溪口僧悅躬筆。何日放船訪巖藪，吾門高第約躋攀。處士遠孫蒙，即僕同知，貢舉日數放進士也。

題釣臺

馬存

子陵臺下山層層，奇峯壯氣橫雲生。
處士溪邊水泚泚，碧波明月涵天清。
老松偃蹇傲世態，綠竹蕭瀟吟風聲。
潮頭百仞出海門，飄吳擊越如毛輕。
飛來灘下不敢過，變作平浪歸滄溟。

清溪行

陳軒

山色碧與溪，扁舟泛落暉。
水煙帆界破，水鷺槳驚飛。
鳥喚隨流曲，漁鐘隔岸微。
月明何處宿，待訪子陵磯。

憶清溪縣

昔愛清溪景，人煙百里閒。
湖居皆釣客，郭外盡禪關。
酒市遙青旆，公街枕碧山。
枉教成久別，無計約追還。

泛清溪

曉煙如練曳平津，一櫂東風兩岸春。
鳥鷺沙鷗休戀我，北堂歸有白頭親。

憶雉山書齋

松陰江曲舊齋堂，別業歸來各一方。
吟想晚潮煙柳溼，夢游春檻露花涼。
楊朱路遠空南北，青帝亭閒自短長。
何日揚鞭訪前景，竹窗重整讀書牀。

桐江夕下

浪催鳴鷺去嘔啞，古岸蕭蕭感歲華。
雨腳蒼茫鷺斷鴈，煙痕濛密溼棲鴉。
蘆花正落汀飛雪，楓葉初丹岸有霞。
漸覺望中山色暝，數星燈火認漁家。

釣臺

君王取天下，有人將甲兵。君王得天下，有人相昇平。我欲介其閒，區區安取成。莫若歸養高，高臥崑之扁。直使萬乘意，慕仰非鴻冥。身雖隱漁釣，心豈忘朝廷。常慮天下定，君王志驕盈。羣臣習見聞，力諫不爾聽。不有不臣者，不足回其清。商山四老人，用是安西京。濟希絕世躅，萬一助皇明。年當建武日，上下咸清寧。所懷憶不陳，終焉爲客星。如何逸民傳，乃有狂奴名。

吳可璣

過子陵釣臺

葉棗恭

勢利輕捐寄傲中，毅然高節凜秋風。耕閒釣寂千年迹，立懦貪廉萬世功。須信林閒無怨鶴，更知天外有冥鴻。扁舟夜泊靈祠下，慨慕先生道不窮。

留題釣臺

劉涇

水綠山青人可知，不知生氣得之誰。釣竿已屬嚴公手，直到元英解道時。

釣臺

賈青

萬疊層峯夾兩溪，雨餘清氣卻炎暉。何時學得嚴陵傲，洗盡塵襟臥釣磯。

釣臺

王遠

一句能通萬世情，若非高位卽嘉聲。如何自古留題者，不悟嚴光解釣名。

釣臺

張綬

范蠡功成始遁逃。淵明五斗便辭勞。先生二事俱無一。名與青山萬古高。

釣臺

余關

不誇長揖出宮闈。不重爲漁老釣磯。最愛清宵銀漢上。客星時共帝星輝。

嚴陵集卷六

詩

獨樂園釣魚菴

司馬光

吾愛嚴子陵。羊裘釣石瀨。萬乘雖故人。訪求失所在。三旌豈非貴。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斗祿窮百態。

次韻葛大卿留題寒光閣

蘇頌

溪凝藍黛合雙川。閣在千巖萬壑前。漱石我思清病齒。拂琴誰共聽流泉。雲生北嶺橫空白。春入東郊一望鮮。況是江南風物好。待君重詠四時天。

送江公著知吉州

字晦叔與江公望
長表當是兄弟行

蘇軾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橋一萬艘。紅妝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二耳字義不同
故得重用。

舟過嚴陵灘將謁祠登臺舟人夜解及明已遠至桐廬望桐君山寺縹緲可愛遂以小舟遊之作二

絕

蘇轍

扁舟匆草出山來。漸愧嚴公舊釣臺。舟子未應知此恨。夢中飛楫定誰催。

嚴公釣瀨不容看。猶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須尋藥錄。從今學取衲僧閒。

題伯時所畫嚴子陵釣瀨

黃庭堅

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爲渠作三公。能令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絕句

館甥宮裏歎才難。當日同朝聽百官。光武若知堯舜事。至今那得子陵灘。

釣臺

曹輔

天地何曾着兩雄。鯀龍飛去有冥鴻。北辰夜動雙懸象。南浦秋歸一釣篷。自昔何人繼高躅。至今茲地仰清風。悲涼古意誰能盡。落日江山醉眼中。

千峯榭

呂希純

古郡千山裏。高臺六月涼。開軒背城市。伏檻卽林塘。白佛當平遠。烏龍插昊蒼。水風生枕簟。嵐翠撲衣裳。欲雨高峯暗。新晴瀑布長。稻塍分錦繡。松嶺奏笙簧。自昔多賢守。於今載雅章。承流叨繼踵。主諾相提綱。夙樂阿蘭若。端居最上方。南津有禪侶。默坐正相望。

紫翠樓

予臨瀟湘郡。終日坐樓中。樓上開四門。門開面而風。南榮看馬目。北檻對烏龍。夕暝瞰兜率。朝霞望高峯。峯巒一相望。紫翠千萬重。中宵若笙簧。天籟起長松。直疑列仙侶。鶴鶴相過從。

趙清獻賞春亭

遺直兼遺愛，居今見古人。殿中收白簡，江上擁朱輪。棟宇才函丈，琴尊喜對賓。逸亭佳木在，長與物爲春。

烏龍寺

秀嶺奇峯接釣臺，烏龍直北更崔嵬。茂松合處虛亭敞，千佛光中梵宇開。林外瀑泉飛朔雪，雲間寶藏轉春雷。攀藤更入西廡路，一聽支郎語劫灰。

承天思范軒

范公當日守江濱，本是西清獻納臣。瀟灑溪山瀟灑郡，太平天子太平民。棠郊遺愛今仍在，竹樹高吟迹已陳。還憶開元宋開府，相望彷彿見精神。

陳尊宿菴

尊宿芳名盛，菴巖迹未頽。纖蒲隨日用，僧版喚人回。臨濟親推出，雲門手托開。于今兩禪派，俱自睦州來。

靈香閣

昔聞僧道開，清淨本求佛。談經悟教藏，施藥蠲衆疾。臨嶂起重閣，最上構禪室。靈香邈可繼，壯麗固已軼。桐廬瀟灑郡，茲閣更奇崛。峯巒互掩映，松竹富蒙密。我來一伏檻，紫翠競森出。塵襟與羈幘，中坐悅已失。清風來甚遠，沖氣久彌逸。東軒視蟠桃，仙路如彷彿。

蕭瀟亭

郡因賢守得佳名。水態山光會此亭。雲外僧歸穿竹隔。日邊鷗下集沙汀。浮梁倒影橫雌霓。寶塔張燈疊萬星。不獨班春行田野。重緣香火叩禪扃。

高峯菴

予嘗登高峯。近瞰碧溪隴。老松如臥龍。夾道忽騰竄。危梯過百折。直下看雲雨。善導有遺蹤。十佛從口吐。歲久缺其三。塵埃誰復數。佛壽倘能續。佛像諒可補。遶山行道迹。會轉坦無阻。中休有磐石。蔽日多林莽。安得德山流。來爲此峯主。結茅孤頂上。端坐訶佛祖。

玉泉菴

瀑布巖東轉畫旗。拂雲穿石上霏微。抱溪修竹通千个。夾道喬松過十圍。檐外一潭泓翠碧。窗間萬斛珠玑。使君不用笙歌擁。漱玉聲中岸幘歸。

江氏園

北渚南津路不遙。鳴鷗喜過定川橋。竹閒水榭涵虛碧。林外山堂對泐瀟。地占上游真壤境。門通禪苑離塵囂。游人未歎尋芳歇。石磴山松正後彫。

民表園同菴

翠竹菴前久不疑。雨花巖畔更忘機。何人得似江居士。在定時多出定稀。

定川門

江如丁字淡城隈。長長蛟龍鼓浪來。門表奠川聊致禱。職當求瘼愧非才。兩灘漲定沙痕白。七里山晴霧雨開。放出庾家樓上月。卻留賓從少徘徊。

王氏亭池

城外溪山知幾重。獨憐池館占城中。亭花不動波瀾細。逕石相連島嶼通。牀下繫舟同醉傅。尊前垂釣似仙翁。王家最數烏衣巷。莫廢江南舊士風。

朱氏園

十里遊山興盡回。重留車騎款郊扉。中橋駕石臨清港。危榭開軒挹翠微。夾道松風吹酒面。滿庭花氣襲人衣。殷勤更謝華亭鶴。引吭高聲送我歸。

和江民表韻

陳瓊

傳老東山水上浮。玄沙六月雪重裘。舊來消息今何在。千里桐江月滿樓。

合江亭上

楊時

倚杖鉤簾兩水閒。晴光飛景上彫欄。驅催畫鷁搏風去。雲吐銛峯作劍攢。平野煙浮迷遠目。晚溪潮漲失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閒行路難。

登桐君山二首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綠波閒。盤盤路轉千峯表。冉冉雲扶兩港閒。掠水輕鷗晴自戲。陵風高雁莫

爭還結廬姓字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暈飛壓巨濤。檻外回峯自連着。祇因潭下有靈鼇。

過七里灘二首

拂雲高雁倚風搏。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驅插羽翰。回首嚴陵臺上月。清風千古逼人寒。

過清溪渡

天關銜江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雁爭飛。川谷留雲飛。鸚鵡傍釣磯。飄零江海客。欲側一颺歸。
題贈吳國華釣臺

君不見釣瑣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載非罷熊。鷹揚烈氣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概陵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臥對鸞輿忍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橘水。橘溪不與嚴溪比。收身欲攝渭老蹤。笑撚霜髯照清泚。澄潭夜月秋光浮。擊波短艇沿汀洲。長繩巨石不能繫。飛驅片席歸蓬邱。巨釣沈餌牽九牛。一釣直取靈鼇頭。修鱗擺鬣浪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躡雲馮翼上青冥。一點孤光廟箕尾。

嚴陵釣臺

漢網久陵遲。國柄授權室。中興得英主。威明戒前失。三公經邦手。吏事固精覈。功臣欲圖全。猶不任以職。

矧茲故人分。義等天倫戚。卓哉子陵心。秉哲因前識。投身篆名爵。豈但枉尋尺。萬鍾雖天富。樊雉非予匹。石瀨清且泚。蒼崖聳而直。揭竿事幽尋。釣水鮮可食。羊裘禦冬溫。衰繡未爲益。三旌屠羊肆。義在不吾易。用舍各有趣。高風亘今昔。

題方氏清芬閣

朱彥

干戈唐季風塵中。一代文章掃地空。先生詩名最晚出。句法未減元和工。玉壺藏冰不受垢。卜隱宛蹈嚴陵蹤。至今名字照人目。直與山水爲無窮。我舟南泊坐煩促。接歲風波仍轉蓬。緬懷先生酌溪水。梅花如霰落晚風。清芬築室家有法。亦見裔孫白雲翁。叔今策得待三接。仲也昔跨御史驄。乃翁歸來三十載。語笑但覺朱顏紅。翁不見。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烏鵲北飛鴻。人生遊宦正如此。我欲買田歸江東。

題嚴子陵釣臺

泊舟釣臺側。敬謁嚴子陵。碧山如佩環。水作鏘然聲。定知千載後。尙復有遺陵。長嘯明月下。緬懷今古情。世利濁於酒。末俗遺塵冥。毫髮不一直。戈矛豈相爭。先生得高蹈。萬鈞獨可輕。持釣偶自適。潛魚不吞醒。清風在人耳。凜凜見典刑。不如臺下水。方可濯塵纓。

寒光閣

駕舟掠杭越。小泊清溪門。年生江令尹。邀我豁南園。丹碧氣成霞。樓疏何鬱盤。江城春事起。臘候已向殘。的皪小梅花。暗香媚山樊。櫺軒絕可愛。青士聯蒼官。君家葢蘭畹。歲久蘭有孫。我生真漫浪。嗜好無一存。

尙作山水想。十年勞夢魂。歷眼滄洲趣。茲盟那可寒。他年釣竿手。來傍沈郎灘。

題釣臺

漢柄久顛置。神鼎遂移新。志士恥駟餌。入山如避秦。中興有世祖。側席在幽人。元纒載安車。三反方來賓。枕漱泉石久。不羨北軍綏。臥屈萬乘尊。咄咄平生親。箕穎志不奪。槐鼎意從申。嘆息上輿去。天子不得臣。歸隱富春渚。釣外無隱淪。高名懸日月。清風播松筠。至今七里水。不到南海津。南海有食水。至今雙石臺。獨與西山鄰。古木下高鳥。清濤行素鱗。溪氣綠鶻鶻。野蔓青緜緜。客星照千古。鄧禹安可倫。手提玉璫去。出處各有因。元素久寂寞。猿鶴叫秋旻。

題方氏清芬閣

一室脩然斷翳荒。嘯歌曾是傲羲皇。春風自逐桐花老。煥日時聞藥草香。修竹幾年蘊舊隱。新詩到處發潛光。從今應與嚴家瀨。相對清芬一水長。

兜率寺鑑光閣三首

高下人家隱亂峯。澹雲籠日水浮空。朝朝暮暮山容改。總屬虛懷一照中。皎皎長空迥絕塵。青山雨後更逢春。一匱古鑑新磨就。誰是光明內外人。風吹宿霧寶匱開。滿目春容甚處來。好值軒轅磨盤手。更無一物隱纖埃。

玉泉卷二首

高蓋西來動四隣。青青豐草馬蹄勻。平田淺水相因足。野杏山梨次第春。偃蹇長松如傲世。誰呼好鳥似
迎人。翛然偶得棲真地。方信浮名卽是身。

十里五里花無主。千山萬山春自忙。少年意氣傾都市。走馬橫來若電光。泠泠古寺風吹屋。羞死五陵豪
俠場。黃金散盡身無益。獨有泉聲千古長。

再題

逸士有高躅。故山無世情。黃花香鬢落。白馬赭清明。雲作朝昏暝。泉流今古聲。王孫好歸去。芳草又重生。
又題玉泉菴三首

僻隴藏亂峯。清流蔭修竹。短策資遠遊。斗酒招近局。幽草不知名。孤花送餘馥。采芹蹋青泥。捫松憐舊綠。
寄言潁川子。沒齒傷局促。爲君汨其泥。與我濯雙足。

落崖碧水支流去。隔竹黃鸝相應鳴。飛絮落花迎野步。細風輕煖爽人情。
天台大士碧峯頭。林鎖檀煙凝不收。誰坐胡床揮玉塵。一聲清磬晚悠悠。

玉泉菴

江公著

風煖客衣輕。山行眼乍明。人非少年事。泉作舊時聲。草屨春遊倦。茶甌午睡清。不教身自在。城郭莫烟生。
書靜勝院壁留別父老

蔡肇

青山雲半遮。慘淡有離色。溪水亦潺湲。鳴咽當枕側。男兒四方志。百年一行役。山水亦奚悲。我自本無得。

父老挽我車。洒淚半悽惻。使君雖無力。慚無理人術。舉手謝父老。意厚難報塞。

釣臺賦

張伯玉

山水縈回。煙霞次開。不見逋客。空留釣臺。地迴而清風不去。情傷而往事俱來。得魚之處猶開。崎嶇古砌。壘土之功未沒。重疊春苔。伊昔子陵。貪幽自遂。辭光武之好爵。樂富春之勝地。雖無晦迹之勞。亦有垂綸之事。持竿一去。長爲避世之人。壘石九層。以盡平生之志。爾乃馮高易感。覽舊多傷。塵事與清波不返。紅蕖同白芷徒芳。相逢投餌之時。寒流淼淼。始及臨川之日。遠岫蒼蒼。今古堪悲。躋攀盡趣。潮平昔日之岸。風動當時之樹。石上少留。人間多故。遊絲亂舉。初同觸目之疑。野竹隨低。忽有沈鈎之誤。迹是人非。蕭條晚暉。萬里之碧嶂如畫。幾片之白雲不歸。鷺立斜分之浦。魚驚半毀之磯。盡日而風波莫問。滿山之松桂相依。旣而悵望歸心。裴回舊址。尋通樵之一徑。下鳴湍之十里。煙深釣處。空懷迢遞之峯。日莫臺前。無限潺湲之水。比夫燕昭王築而禮士。漢孝武登以求仙。構金玉之畢至。遂塵埃之共捐。曷若茲所。成於自然。峭壁參雲。孕清景而無冬無夏。寒潭徹底。浸明月而千年萬年。已矣哉。幾歷芳時。誰依茂躅。秋風起兮浪白。春色來兮水綠。惟野鶴與輕鷗。自往還於水曲。

釣臺賦

錢 勰

治平之初元孟春。某之役於新定。道出嚴子陵祠下。作釣臺賦。其詞曰。造東陽之下流兮。歷桐君之舊隱。俯清瀨之淵回兮。仰崇山之數仞。卽釣臺之故處兮。發塵編而猶信。濯七里之滄澗兮。騰千齡之逸軫。軒

俎豆乎衆壑兮。供百嘉之初萌。湛尊壘乎麗澤兮。挹明水之至清。鑊肺肝而刻祝兮。以恭弔乎先生曰。在昔周衰秦亡兮。漢氏爲政。天不厭亂兮。炎靈中病。翦諸夏之磐宗兮。授五侯以魁柄。肇陽平之曠貴兮。資文母之永命。混伊且之穠秣兮。極羿浞之梟獍。俄絳禍於百粵兮。內毒痛於九州。逞焚如之虐饑兮。孰可望於彼留。逮淵龍之未躍兮。嘗與世以沈浮。繫冥冥之何算兮。聊卒歲以優遊。百六究而新族兮。奉舊物以歸劉。雖緯綫以均慶兮。曾故人之獨不順。轅侯以辟禹兮。或姑治其幽憂。謂高臥其已足兮。安有待於營求。意友交之美初兮。慕施止於良背。將食土則見臣兮。非至高而莫對。當駕車之三反兮。終一言而見意。噫。巢父之累刻兮。豈好大而事黜。蓋屈己以徇人兮。有時遷而禍會。孰與夫道雖高而身安兮。名將顯而迹晦。洵聊許以增高兮。距少移於故態。此先生所以馳驚乎六合之外者也。向若凝滯思於舊學兮。垂餘念於勳庸。體管輪之安乘兮。懷五兩之青銅。彼且廟予兮。立大功之諸將。責吏事之三公。下焉則鄙陋而不足爲兮。上焉則鞅鞅而不我容。設濡足以救世兮。將助理以赴功。則高密贊圖於擁節兮。迄見轂於龍章。新息誓亡於馬革兮。至死謗於炎荒。然後知先生照未然之成敗兮。識幾至之存亡。嬰祿利而不動兮。得光武而益彰者也。又若氛祲方結。鯨鯢未戮。四海沸騰。真人隱伏。莫高匪山。莫幽匪谷。苟見諂於木石兮。悵同羣於麋鹿。蔑亢世之高蹤兮。昧話言之駭俗。雖不得與此臺而並傳兮。固亦無加損於自足。按方志云。桐廬縣北十九里。有白水鄉。連一村名龍伏。相傳光武僧高獲徵時避難於此。故程父云云。此志士所以洞想兮。矧精祠之可闕。激芳風於頽波兮。慨靈氣之猶畜。惡造端於登高兮。久裴回而躑躅。

嚴陵集卷七

記

應誥

略賓王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卽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澈見底。往往有羣魚戲。歷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鬣。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坐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於檻穿。鷲鳥攫也。繫於籠樊。素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置網。何不潛泥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鈎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擬迹而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畫。悔吝不生其情。而吾子沈緝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彘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幾之謂神。達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孔邱賢也。畏於匡。且夫明哲之賢。尙罹幽縶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彘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旣得之而舍。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飢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勦大命而後冀一殮之飽。擒而不殺。可謂仁乎。獲而不饜。可謂廉乎。且夫垂

竿而爲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礪溪之術。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邪。然後知古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釣。懸四履爲餌。策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尙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沈轄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鼈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少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爲哉。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銘

梁 肅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旣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旣定。先生全其道。見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昭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閒。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於當世。靜而不用者。光化於無窮。故許由於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而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於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尙存焉。仰聆德風。刻頌於石。其文曰。

季葉浩浩。澆風蕩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旣平。故人爲君。富貴於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鬻勝蘭焚。猗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

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陪遂安封明府游靈巖瀑布記

康仲熊

縣之西有山山之巖有泉勝可知也。薄遊於茲。懿彼幽絕。不俟終日。褰裳造焉。遂負綠綺。岸烏紗。屢及於城隅。杖及於通衢。背山郭之縈紆。乍緩步以徐趨。縣君封公聞而喜曰。典所引也。我得無行乎。乃命車騎。邀嘉客。追我於楓香之野。乘我以驪眉之馬。載笑載言。遺谷超原。於是穿窈窕。臨巖嶽。綠雲扶壁。極乎所聞。覺其陽崖劃開。陰壑旁轉。懸水百仞。注而成潭。萬象奔走以成形。羣峯回合而卻倚。練影挂於層漢。雨聲散於長林。潺潺然無晝夜而息。雖天台之飛流蔑以過也。吾徒暨於斯。塵心洗然。世慮都遣。啜香茗以傲睨。招清風而詠歌。足以長道機。滌煩想。功名軒冕。於我爲賓。矧夫上隱雲天。下臨佛土。巖岫竄蕩。時人穿窺。禪菴居解虎之僧。洞岫棲唳鸞之客。永言長往。其可乎哉。封公曰。異乎夫子之說。今方國步未安。兵革多故。忠臣佐世之日。志士嘗膽之秋。遽欲退閒。恐非通論。僕曰。唯唯。幸無重吾過。請從子而歸。回首林蘿。謝白雲而去。刻彼巖石。聊記盛游。時大歷十二年莫春上巳之明日也。

嚴先生釣臺記

崔儒

易象以天地交乃泰。夫交者氣同道濟之謂也。同則無變。濟則兼利。雖君臣之殊位。品類之異數。其義一焉。嚴子陵與漢世祖。可謂天地之交矣。嚴君處道元寂。超然往返。獨以輔弼爲縲紲。以寵榮爲穢污。絕世高蹈。歸乎舊山。斯達人之常域也。世祖以祿位抑之。不以褒崇加之。其來也同寢共體。其去也鴻飛雲逝。

示君臣之與際。存天地之易簡。道泰氣同。主之至也。後之人以常情所不及。異而疏之。餽而詞之。是彫其至樸。逕於夷途矣。況今之交者。權利傾弛。百無一全。知人知己。事皆昧絕。逸想遺塵。慨然興悲。觀其兩峯相嶽。羣木茂植。上有平田。足以力耕。下臨清流。可以垂釣。乃嘉遁之勝境。舍此何居。則呂尚父不應餌魚。任公子未必釣鯨。世人名之耳。釣臺之名。亦猶是乎。行舟輟騷。因有斯述。將以誠夫僞交與貪位者。豈直記事而已哉。興元元年夏四月景辰建。

睦州大廳記

李道古

任地列封。有國之恆制。張官考績。王者之大轡。故監部分刺。世官爲重。秦漢之來也。隋新定郡。武德四年。改於睦州。嘗析桐廬爲嚴州。復爲東睦州。尋併爲屬邑。領縣六。建德、桐廬、清溪、分水、遂安、壽昌。幅員一千二百里。大山經川。陵陸畏壘。居七十。萑蒲斥澤。田植之壤。居十二。其餘中田小畝之數。一農夫而食十人。官或旁詔殘。以漁利。單戶危鄉。歲虛籍計。肆朝廷難其任也。泊於山峻。二江合會之勢。龍門疏鑿矣。輟轅東扼矣。丹巘闊聳。遠通海水。巖險呀豁。斗絕鄰部。士族豪家。望走洞穴。刑理不直。或頓機網。故郡其新定。州其睦。若日親敬。大化其封也。自國家有兵甲之費。不入內府。經用所入。浙右重於江淮。茲郡重於他郡。加以鐵官鹽策。盡服其籍。調租過於大半。負息而應征。蓋所以天不奪時。人無其力也。前時茲郡多命德賢。風化所溲。父兄成教。君子爲之。斯可一變而至於道也。始自永徽。仰書名字。森然在列。以識遷授。元和七年甲子歲記。具錄累代刺史名銜除授年代如後。

入州門東。六曹之聯事所在。都其任者子於門西。經始之意。衆未諭也。前刺史李君爲政更年。大惠一州。詔徵始聞而未至也。思宜利所遺。步覽庭內。顧以茲爲不厭。慮財鳩備。卽日卽工。馮寬顯構。相前增葺。儼然華就。翩然樂遷。六縣之駿奔。於是乎肅序。百胥之職事。於是乎總齊。羣官之退食。於是乎逶迤矣。利不十不變法。其斯之謂乎。錄事參軍。旣荷寵飾。有懷章示。具以廳壁爲記。宜異也。請泐書之。元和八年四月三日記。

移城隍廟記

呂述

陸州城隍神廟。舊在城內西北隅。元和初年。刺史鄭膺。甫移至於城北門樓上。其地舊置州獄。及司法官廳。開成四年。刺史呂述。移獄就六司院東南之曠地。於廢址上立新廟。堂屋三開五架。階高三尺。上設鸞尾。三面行廊。聯屬。東向開門。門外造廳一間。一廈。爲脩容之所。五年正月十九日廟成。遷神像焉。神坐後。分畫侍衛於左右壁。其門左右畫兵仗屏之。南北列木寓馬二。階前植松六本。外夾道亦植松二十四株。三月十六日。大備牲牢雜樂。率將吏以落之。今記其祝詞於後云。禮陳八蜡之名曰。祭坊與水庸事也。然則城隍命祀。本在勤人。積厚成陰。環茲郡國。論功校重。冠彼神祇。自州城卜遷。神位已故。訪聞元和首歲。移置郡樓下。不在田疇鎮寧之義。居無兩丈。闕鼓舞之容。況乎列卒巡城。通宵擊柝。往來褻慢。啓閉喧呼。旣遠肅敬之方。豈獲幽陰之助。述謬膺符守。親謁儀刑。睹蓬豆之虧廢。祝史之偪仄。雖飾以黼帳。新其靈

衣而居非所安。理合改卜。崇墉之內。廢址猶存。遂剏新宮。式從宏敞。丹刻咸畢。輦飛有嚴。揀此吉辰。敬遷廟貌。伏願永安。闔遠敷佑。生靈使封。境無水旱之虞。牧守成富庶之績。敢申崇奉。毋媿聰明。云爾。開成五年六月一日。刺史呂述建。

馬目山新廟記

睦州主烏龍馬目二山。馬目在州西南。勢如驚奔。拔去不得。中蓄怪態。晏天常陰。望之而知其能雲雨也。先是州之右有潭。曰層潭。其深無底。鱗物宅焉。因立廟潭上。而馬目顧無之。每有禱則附而祝曰。告於層潭。馬目之神。開成己未歲六月。江南大旱。述乃致精意於神曰。能雨則立廟。越三日。晡時雲氣從山來。饋烝騰進空中。濤喧俄而震雨。隨下。白是比旬必雨。故民有半收。八月既霽。述泝江四十里而遠。躬擇廟位。果有一峯。壓江。隨水蕩搖。蕃茂蔽覆。淺濃百色。周步其下。絕無蹊徑。斬叢攀樛。漸得峭脊。蛇行而上。百數步。抵大石。根如圭而頂如壺。側視之有木。一本十五幹。垂覆三面無地。獨其北平可居。卜室。昭昭乎神之告寧也。乃依勢取高架爲新廟。明年三月二日。戊寅成。率將吏以釁之。置於瀑流。席於香蕪。挂豆籩於森疏。響笙磬於蕭瑟。燎於煙霧。瘞於嵌空。揚颺而下。過醴酒祈福。信可以畏百衆而雄諸祀也。夫祭山曰廡。縣蓋謂或廢或縣置之於山也。今述相神之居也。本其義矣。尙永賚於斯民。

刻嚴陵釣臺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道何如。睨蒼蒼以言之。尊莫尊於

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尙。朝爲一旅人。莫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嚴陵集卷八

雜著碑銘題記

睦州大廳記

王者列土以崇化。諸侯供職以勤民。故保父庶邦。而緝寧大範。然則良二千石。所以稱其理之才。肇十二州。所以光無外之德。唐虞之秩可敘。龔王之政必陳。古今不渝。理道斯著。睦州新定郡者。天中勝概。浙右奧區。環繞翠山。練傾澄瀨。軒后登遐之地。南顧連岡。嚴陵垂釣之臺。北由屬邑。高風盤礴。爽色裴回。歷代名賢。出牧是任者。蓋多矣。按隋書仁壽中。以睦而命郡者。取其俗阜人和。內外輯睦之爲義也。若乃星野士風之候。殖物產賦之宜。昏明迭運之由。廢置從時之理。著於史策。列在圖經。此可梗概而不述也。國家以天人合法。文軌大同。保我烝民。莫非爾職。以爲漢之牧守。入爲三公。則太重。重則無篤固之心。唐之郎官。黜爲五馬。則太輕。輕則有忽略之志。所以矯前代隆殺之弊。盛當朝欽恤之仁。凡百屬官。乘輅出牧。皆以本秩而知郡事。繇是政則不悖。民以之和。反軒吳之淳風。躋富庶之壽域。王猷所治。百世可知。今知郡事田公。以東觀之任。榮右史之班。察俗去苛。觀風尙禮。下車爲政。朞月有成。鑿典允脩。無文咸秩。先是郡有正廳記。卽唐本州刺史李道古所撰。以前後牧守品名。布於鈇槩。縣歷旣久。殘缺則多。不改成謀。惟新舊制。自唐顯慶二年。至聖運太平興國三年之後。所任刺史知郡。咸列於左。其有錢氏割據。非王命者。略

而不書。足以煥前哲之高明。俾後來之繼美。假文屬吏。以謹歲時。時大宋雍熙二年四月記。

嚴先生釣臺碑銘并序

先生道蘊於身。名揚於後。則世祖恩禮以旌其德。東觀信書具載其事。然而巢許抗志。飲牛欲全其節也。夷齊餓死。扣馬以諫其君也。至於逃其國而棄其家。遠其親而遠其兄者。無足道哉。未若先生忘故人而忘大位。疾夫冒於寵名也。游紫闥而隱青山。戒夫溺於富貴也。勵君以攘其私暱。勗臣以保其公器。教之大者。此其志焉。矧夫上勸天文。遠歸江漢。進無苟而退無屈。如雲之在空也。動則平而靜則專。如鐘之在處也。引釣溪流。魚可得而榮。不可就。呂尚蹈厲之征。所以媿也。放懷林藪。岩可築而名不可尊。傳說舟楫之勞。所以媿也。矯激不亂於大倫。孤高無偏於小節。千古之下。一人可知。至今使遺迹煥然。高臺雙峙。鄉閭多敦樸之士。土俗盡樵釣之娛。化之無窮。道之彌遠。與夫祿不及而焚於縣上。義欲行而投於水濱者。不可同日而言也。行嘗讀前史。卽仰遐蹤。逮歷宦塗。首宰鄉邑。登高臺而顧慕。瞻舊域以裴回。縣東南有子陵故城焉。願寘曩懷。以揚丕德。銘曰。

天清地濁。日行月運。人稟粹靈。道斯發奮。和光同塵。遞世無悶。猗歟先生。宏茲大訓。以君以臣。兼退兼進。私寵不留。公議可振。穎陽操微。箕山義盡。仰之彌高。磨而不磷。依依雙臺。峨峨千仞。白雲悠悠。清泚芳潤。遺風不渝。華壤可徇。布之樂石。永騰令聞。

夫子之道布在六經深於六經者得其時遇其主而用之則王道明而萬邦受其賜也。夫子之廟列在郡縣。典於郡縣者習其禮潔其誠而祀之。則廟貌嚴而諸儒知所宗也。不然則帝王之道未融。卿大夫棄德背義。而朝廷禮樂似是而非也。祭祀之禮不修。士庶民淫祀徼福。而春秋享奠如存若亡也。宜其宮垣闕寂。草木羅生。祠宇荒涼。風雨不庇。矧浙江之右。洞谿之濱。建邦於山谷之間。居民多水渚之害。巋然舊廟。密邇通溝。當於城東南之隅。在故壘闌閣之下。藩籬疏壤。固無數仞之高。堂廡湫隘。且非兩楹之制。水至則几筵斯沒。水落則塑像其積。不堪庳陋之憂。安仰高明之祀。加以俗巫交惑。徵求木偶之靈。風教未還。奔走金人之福。逮乎祀先聖。享先師。食祿者忽略而不知爲。儒者流蕩而忘返。錫以東嶽待封之歲。移典是邦。北戎薄伐之年。議遷此廟。人來獻地。影亦庀徒。宮贊溫仲舒僉謀之。獲戎張元吉輔成之。督郵邱直方經營之。七月某日興役也。八月上丁釋奠也。廟無祭器。邦章以請之。郡無經書。上言以求之。誌素王之新祠。成斯文也。列門人之道像。題舊贊也。翼翼諸廡。不浹日而成。悽悽衆心。不俟募而至。惜乎鄉飲酒之禮久廢。人不知尊卑。黨有序之學久廢。人不識廉恥。列郡無軒縣之樂。祭不足觀。在筭非袞冕之衣。禮不足取。白華南陔之詩。寢則無以警不孝不悌之心。頰宮齒冑之儀。亡則無以訓爲臣爲子之學。然廟不立。則釋奠無所執。禮不備則釋菜無所觀。是以築爲儒宮。修其祀事。請簋豆之古器。復牲幣之舊儀。祭之者可以交神明。觀之者可以知勸教。神明交則福至。勸教明則化行。夫世之澆淳在乎詩禮之用。舍由乎上。故顏回謂舜亦人也。孟軻曰回亦人也。若然則克念謂之聖。罔念謂之狂。必祖述夫子之至仁。憲章顏氏

之亞聖。則文中子亦人也。乃知取法於延陵季子。問禮於柱史老聃。而知之乎。學而知之乎。勉人之學。讀是碑也。遷廟之志。見是記也。罪言者得於斯。知言者得於斯。時雍正三年八月某日記。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尙其志。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不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祀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嚴先生祠堂記篆者名

希深撰。子真書。中立題。伯起立。

高平以諫官貶守睦。始訪七里瀨。立嚴子祠。召索溪口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嚴子像。既成。自作記。聞丹陽隱者邵疏。篆有法。遂以刻石香焉。疏未嘗篆於人。篆此獨不讓。雖然不肯見其名。會子真使來。又深於篆者。重之。且恐其不彰。使僕名之。更自篆名於其石之側。聖宋景祐四年三月四日。

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則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乃構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辯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與晏尚書書

伏以春初至項城。因使人回。曾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之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毫。忽數千里。日思奏記。夙乎無階。恭惟蕃宜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仲淹舉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迺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仲淹所能。蓋朝家之條教。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於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歛二水。合於城隅。一清一濁。發江濁。歛江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爲浙江。漁釣相望。鳧鷖交下。有嚴陵之釣石。與方干之隱茅。又羣峯四來。翠盈軒窗。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松。白雲裴回。終日不去。巖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骸。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爲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

增戰懼。尙遠門下。伏惟尊察。爲國自重。

題徐常侍篆桐廬縣額

張伯玉

桐廬縣額。故左省常侍徐君之篆也。篆自秦丞相斯以名烜天下。歷漢魏以降。學者亡數。至唐中興。始得李陽冰繼之。陽冰後又無人焉。至於我朝。有徐君自秦到今。幾一千五百年。以篆名家者三焉。天下之人言篆者。不歸於三家。則無所祖尙也。其爲字之寶雄乎。其桀蕤乎。始徐君與秣陵刁侯循俱事江南李氏。號爲名臣。後從其君歸於我。刁初得太祝爲桐廬宰。徐君以率更令留禁中。嘗以版素馳京師。敝而得之。遂謁之於今。今之賢士大夫道東南者。過七里瀨。則訪子陵釣臺。至桐廬則樂觀徐君之篆。其名也。豈虛然哉。皇祐初。吾進士同年之子。曰彭城劉勳。以清白長是邑。且虞其速朽。走奉饒抵具區。買洞庭石來。命工摹刻於署堂之左。方請吾言以表之。夫古之人所以能流聲名。美風俗。使百世之後。談娓娓而不絕者。皆有以起之也。然則異時講桐廬之故事者。茲可混乎。常侍名鉉。字鼎臣。廣陵人。其儒行節義。與其篆籀爲世寶者。悉書於太史氏。茲不復贅。五年冬十有一月至日。吳郡張伯玉題。

公堂銘

碑斷闕上文
止錄見存者

關
知人道之大。而治亂之不常也。故有敦學以本焉。然則學也者。繼天人之公道乎。人君用之以敍羣臣。以睦四海多士。由是以明盛德。以毗大業。所以張天下至公之法。用敷於天下。無德而名焉。又豈徒游是庠。登是堂。觀簾籟。聽鏗鏘。苟習句讀而已哉。銘曰。

騎歟公堂邦家之光。彌綸奕世。景行百王。道尊則勝。人存克揚。於穆頌聲。與時無疆。

睦州學進士登科題名記

趙抃

睦於吳會爲神郡。蒼嶂寒瀨。齒齒激激。風土物色。縹緲秀巧。鍾氣生士。翹俊殊甚。其學校自文正公基之。談經治文。出乎其閒。日氣盛。金部向侯。奉慶歷詔。更廣堂舍。學者爲便。距今業精而上第無虛榜。與口學木樹時訂。今得人爲三倍夥。是以知學之廢興在人士之進退由學。聖時之明勸也。然士之所謂學。誠心竭力。企古聖賢道。將至其所未至者也。爵位於朝。仰首信眉。掌握當世務。與奪非是。出呼吸閒。一率以正。然後盡人子忠義之分。稱人君敦勉之意。唇吻小巧。剗章刻句而已乎。因萃前後登第者名諸石。後來繼焉。嘉祐三年戊戌正月元日記。

桐廬縣令題名記

倪天隱

三代分土。諸侯世國。以治斯民。曰吾君也。其可逃。諸侯曰。吾民也。其可解。故其心相孚。而化治日起。且其地大不過百里。歲淹日積。其纖悉視民。不翅如照。矧瓌材瑋行。其能久閉約於其閒哉。官以器任。則士能盡。士以鄉進。則民事悉。萬寓以概國。其有忽而不治者。齊秦壤先王法。廢爲郡縣。其守令丸移而奕易。萍轉而蓬飛。斯民曰。彼且勸吾善。庸何爲。吾惡庸何傷。官者亦曰。吾且去。是非吾民。吾安能汨汨自勞苦爲。故其孚誠不交。而卒以苟道。而曰欲歸民於三代。是棄食以求飽也。或曰。三代以侯治。漢唐以郡縣治。其治一。其亂也均。適一時之宜者。不必皆先王之法。是大不然。夫宿姦臣蠹譬諸蚊。羣陽開天。曉日發旦。則

聲喪影滅。投迹自晦。及微隱斂昏。萬景垂夕。復蕩然起。嗷噓之患矣。賢否相易。其昏明之交乎。抑有大不可者。郡縣之官。凡幾位。夫天下之賢士。凡幾人。雖堯舜之明。湯文之智。不能必察而材諸位。況紛紛然若不貨之市。其屢遷而亟貿也。嗚呼。神靈之伸屈。在乎令守。取鍛鍊成案。取正於法而已。是令尤爲親切於民。桐廬故吳分富春縣置屬吳郡。隋仁壽始用屬睦。中開隸屬不常。然獄訟賦役便於睦。故我宋因之。自錢氏以地歸江南。刁公以直道自信。出宰是邑。自爾以瀕海幽遐。不爲要壤。而風教不能浹。斯民不識仁義之化。亦往往受敝。主上至仁。始用薦者得補令。而閒爲得補及其敝。上言者以私。而民之得善令者天也。榮君資中文敏而明。務以靜治雍容。閱案籍得雍熙以來爲令者。姓氏第而刊之。其政之善惡。則皆昭然著在人口。賢者少。不賢者衆。則其官人之得失。可以鑑。而後來者足以自發。俾其企善而懲惡。亡斯民之病。以爲石羞。嘉祐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睦州新作浮橋記

錢 颺

睦古鄣會稽之地。據浙江上游。當閩粵甌駱黔歙鄱陽數道之衝。又南出交廣五嶺。屬之徼外。雖別道循江絕湖。率多鉅風駭浪。漂溺濡滯之患。淹久歲日。使程賈費度不至時。輕裘版輿。木榻揭篋。由此塗出者。常居水道之半。郡治建德東陽江。與歙溪二水合於東南。湍悍奔激。夏輒暴漲。雖窮冬沍涸。深不可涉。故四方之賓客至者。解鞍弛擔。倚立露坐。而與夫郊野之人。抱布囊粟。負芻荷薪。以趨市門者。賈糴易歸。左提右挈。以返田里。以行慶予者。疊疊然雜進兩溪。引吭頓足。以須舟子。泝汭上下。移晷乃復。探懷

出金而後得濟。烈風驕陽其假。僵喝今上治平之初。元工部郎中吳興劉公罷按察荆南北道。來臨是邦。不鄙其民。以自暇逸。又不爲赫赫聲名。以發取騰踔。獎善禁惡。一出於愷悌。郡遂以大治。若無可經意。故所思者益靜以明。而所及者益鉅。以博明年始命行欽溪之陝中。直郡城之南隅。維舟以爲橋。利濟斯民焉。其積功備千有七百。自十二月庚子。至乙丑乃成。既成。公率其屬落之。且曰。是急民也。夫豈敢求名以無所論著。惟後人之知鳩工庀材。其爲用不侈也。無憚其繼焉。則茲久而可不廢。當爲之記。因屬之於認。愚以爲治古學務實政。以左右斯民者。無進退夷險內外輕重之異焉。凡可以行吾志者。當幸遇而勇爲之。惟公盡心爲民謀。蓋若此。此其可以刊之金石而無慚矣。後之來者。亦有以求其意也。治平三年歲在癸丑正月丁亥。會稽錢勰記。

靈香閣記

棟宇可以庇風雨。臺榭可以遠燥溼。堂廡可以肅賓客。山川可以廣眺望。此居人之常情。而浮圖之說者。則不然。曰。不閔斂不足以表精誠。不盛麗不足以來信嚮。故惟窮工竭巧爲之而已。旣閔麗矣。而吳門之俗尤事侈靡。此丹雘金碧。斲翬炫煇。至於殫人之力。竭人之財。而不知止。故其山林之峻深。郊原之昭曠。隱者之所卜營。非爲浮圖。而不啻爲浮圖也。思允師居睦州兜率寺之法華院。佛學之外。兼妙岐黃之術。人有以疾病告者。必盡其技而爲之診視。凡湯液之所餌。砭鍼之所加。無不如期而應。自郡官至於編戶。皆稱其方技之神良。而功施之周普。由是車馬之踵門者。日月相繼而不絕也。嘗患其居宇之湫陋。賓

至無所容。遂闢故趾。革而新之。又於其旁爲閣三間。檉桷崇高。軒楹虛明。經像嚴于中。草石蓄於次。名葩異卉。左右布列。藥欄華圃。前後相望。升其堂則聞芝朮之芬。氤游其庭則見竹樹之蔭翳。雖密邇閭閻。而山居巖處之趣備焉。考成之日。太守集賢王微之。率賓寮燕飲其上。且嘉儲侍之美。因題其顏曰靈香。又賦詩以記其事。繼而作者。二車史館劉元忠也。觀二詩。而院與閣之所有。皆可見矣。後三年。余自東陽赴毫社謁郡郵。會故人留止。過允之居。因得一游目焉。嘗謂桐廬郡溪山之清絕。自晉宋以來。文士多稱述之。往往載於題詠。觀夫城邑閭井。皆垣塗平陸。蓋與它州無有異也。及登高而望。則羣峯回環。一水縈帶。煙雲噴霧。朝莫異狀。不離指顧。而萬景在目。信乎吳越之佳郡。前人之所稱詠。不爲虛談也。而茲國又占一郡之勝處。高高下下。皆有幽致。足爲端居造適之樂。復以甘辛寒溫之上味。給人朝夕之求。其爲利固已博矣。然則不得與夫競土木而誇閎麗者並也。宜乎微之元忠。歎賞之勤勤如此。因書所見。以繼二詩之後云。時熙寧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元祐元年正月十五日上石。

題嚴先生釣臺

葉棨恭

漢嚴子陵先生釣臺。距桐廬郡城五十里。異時人迹罕至。景祐中人。文正范公。謫守是郡。始卽臺下構堂。以祀先生。親記其事。屬丹陽隱者邵疏篆之。刻石。今存於郡廡。又命會稽僧悅躬。畫古衣冠。作先生像於堂中。旣而過祠下。望唐處士方雄飛之舊隱。周覽裴回。慨想餘風。因復圖其像於堂之東壁。自是往來之人。鮮不登堂致禮者。激貪立懦。非曰小補。歲月滋久。棟宇漸墮。上漏側穿。像亦故暗。且地勝事絕。至者喜。

留名迹而狂易之徒往往題名於像之左右甚非所以伸虔安靈嚮人觀瞻之意乃以儼屬書堂而完之始爲塑像以易繪畫庶幾二高人之清標儼然長存而文正之遺迹愈遠不泯也元祐元年六月朔日朝請大夫知郡事延平葉棗恭題

敕賜唐二高僧師號記

周邦彥

有二大士顯於有唐在新定城住阿蘭若咸舉宗教轉大法輪曰陳尊宿舍衆居守今賜號兜率以圓通門隨彼機緣引接沈冥度無量衆曰善道大師乞食城中處高峯山築臺誦佛從者三千開口發聲一一化佛重累而出方便善巧修淨土行其故道場皆有遺像而奉事弗虔稱號無聞爲日久矣元符二年馬公玠來守是邦始知崇敬雨暘請禱如響答聲請命於朝乞加褒顯元符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下賜尊宿號曰悟空禪師善導大師爲廣導大師明年三月十七日具花幡威儀表揭新號爲僧伽梨被服二像州民大集巷無居人時方霖雨昏翳充塞導迎之初黃霧驟除赫日顯照開闔陰陽成於奄忽萬口嗟異得未曾有窮聞真一法中毫芒不立況此名謂何所加損然諸聖帝雖譚實相不廢假名故雖有漏世界十二類生外道狂解十禪那因果酬答一十八天乃至信往行而地爲位五十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唵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七種名字乃至過去無量德數果地正覺莊嚴名稱皆依空建立初無實義以假名字引導衆生從佛至佛所不能已則二大士加號崇飾義亦復然法身現前亦應攝受而馬公夙植德本深達苦空示宰官身而作佛事平等施德如物蒙雨與者不與而受者不懷平等施刑如人觸刀

割者無怒而傷者無怨。故能嗣續真風。尊禮先覺。開發勝利。爲四衆首。因緣會遇。適當斯時。知其由者。可無人乎。年月日錢塘周邦彥記。

睦州政平橋記

江公望

太常丞李公勉之爲是州也。州人安之。政之在事者有條。事之在物者有理。簡而不疏。文而不害。日閱百千牒。訴應手而解。老胥黠吏。束手旁觀。終莫得其閒。無終訟。無留獄。郡稱爲神明。乃欲然猶以民隱爲憂。州之南有大源。其源西出於歙。合婺水東注於大江。夏秋雨淫。二水鬪湍悍決。溢齧高岸。拔大木。舟人患之。行道所會。前值甌閩江南瀾東郡邑之民。源源而來。後奠杭歙通途支道。踴躍而至。適二水之患。弛負解囊。駢肩重足。襁渡者積石。依山之民。平旦負薪芻裹果木之實。趨城市以貿朝脯之膳。老穉仰哺。至夜莫不得食。工部劉公述。創爲浮梁。悉弭斯患。出於倉卒。未有爲修完之計者。故不五十年而毀矣。前日之患。復見於今日。我侯心存之。而感見於顏色。州人相謂曰。我侯我父母也。豈以一浮梁而貽我父母之戚乎。各率緡錢。付僧守慧等董其事。木美工善。籌畫有度。其袤相望。眎人若巨擘。其廣肩任負戴。雖若連雞乘雁。交臂而分馳。不相留礙。力之所任。百斛不墊。隱若平地。然會費無慮數百萬。哀餘金鷲田。爲異時修完之利。水之東南有天寧佛祠。是祝吾君萬壽之地。百官走趨。閱月而祝。無有艱險。此又食土之人所當竭力者也。成以政和四年甲午正月丙寅。二十有九日丙午。越二月二日。我侯率官屬。如天寧以落之。所以祝吾君也。嘗請名於公望。竊謂昔周之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朝火觀矣。而川不梁。歸告王曰。

陳侯國必亡。王問故。對曰：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梁成。先王之教也。又曰：十月成梁，夏后氏之令也。先王不用財賄而廣德於天下者，以此。今陳火觀而川亡，梁是廢。先王之教令也。不亡何待？夫川梁之廢，與足以知政之得失，安可忽者？先生之教，寓之於政，其令著之在法。孟軻謂子產當大國之政，區區一與梁之惠而不知政法之在人，也。政法不行，是無先王之教令也。故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政平則教行，所以得人心。法行則令著，故民聽一而不惑。是以此邦之人不出於驅迫，歡然致力，不一豪取。縣官財賄，咄嗟而成。方來之人原享我侯之德利，非以政平故邪？因以名之，有觀其民而心維其義，不復爲怠偷之政，是橋也。其利新新，曷窮已哉。越二日庚戌，江公望記。

九峯庵記

天下事不獨事始爲難，卒之又難。事之始，必於艱難慮患之時，故其思深其力勤。卒之者，常在安逸無事，人情軟熟之後，罔不縱弛怠偷。鮮克有成。僧智日以九峯造立卒業，具述本初。屬余記之。余猶憶少時之游，敝屋數間，入其室，闔若無人。僧醉寢藍樓，過午未飯。然其山峯之羅列者，九肩差踵，後襟繞帶，絕漫不省。出入蹤徑，竹松茂密，光景蔽窺。窄窄開摧，枯拉朽聲，不見其人。距郡不數里，若在景雲香靄間。靈區奧壤，鬼神靳情，不以示人。居之久，難其人也。比邱清鑑，行高德，鉅心地，穩密。州被甲乙，以鑑來尸。屬久敝之後，用力艱，用心益精敏。居久之，人化其德，施手開展，締構一新。既而以老告州，復用甲乙，以其徒智日代之。方艱難慮患之時，非鉅才有德，莫能經畫圖回一代之成績，不可不吝其擇。甲乙非其人，安可使

也有維有綱。既立既張。凡百悉蹈繩檢。世其業。雖中才可也。況其人精悍。多智畫。苦身克意。雖在安逸。無事。人情輒熟之後。毅然有爲。以卒其業。事無固必。顧得人如何耳。蒐之甲乙。何負於人哉。佛有新祠。寢飯其堂。庵有儲有餼。深有室。鐘有架。屋纍然。坐方丈。其徒嗚呼稽首。成一保社之力。勤矣哉。諸峯著丙方者。最爲秀絕。易佛祠值之。其盛固智日之力。然形勝古有之矣。政和五月乙未記。明年二月甲戌書之。

興福院記

凡出於心之所同然者。雖夷夏異區。貴賤愚智。少長之不相若。寥寥歷數千年。得之者如出一揆。心猶虛空。無毛髮介。然空缺處。谷滿院滿。牛豕鼻喙滿。汗邪甌窶滿。提攜負汲亦滿。終莫有德其賜者。蓋終身由之。不知其然也。至於灑然若醉醒夢覺。當有自來矣。何邨建德一聚落。土風沃美。兒田婦桑。無有齷齪。功不十而利百之。家饒財。桀鷲易悔之心。生使酒尙氣。椎牛博戲。攻剽爲姦。馳死地如驚。一旦強力惡少。革心爲善良。門閭櫛比。惟善之爲慕。西屬天寧佛祠。學道者過而問焉。東北距興福。是院廢於保昌。至錢氏復興。歲在丁亥。越甲午。凡一百五十有三年。政和初。名額僅存。頽垣廢址。皆黃茅白葦。飛走交午。敝屋三間。居者無復僧事。僧靈咬出緡錢八百萬。施者亦如之。建爲殿者四。能仁僧伽法輪十王之像設焉。閣二鐘。今虛業具在。殿之陰爲演法堂。次爲函丈之室。挾以海會香積。而門廡泱之。凡諸莊殿之具。佛比丘諸所受用。無一不備。人之纖齋。既入而探諸囊中。如曳九牛之尾。八百萬錢出於荒山窮褐者之手。若非超然感悟。越一切拘繫之語。與其徒而應之者。若流水趨下。茲有以啓之者。焉得於所同然者也。由一佛祠

破慳貪之疾。化而爲一鄉之善俗。由一鄉化而爲一邑之善俗。其利賴曷窮哉。刑毆之。不若化其心。使自得之。故曰。得其一萬事畢。斯一也。擬心卽二焉。有問速化之術。余告之曰。知此而已。五年乙未工畢。明年八月丁酉江公望記。

龍泉院記

龍泉一斛水爾。有龍常所托止焉。召風霆疾呼。起雲霧出肘腋間。俄頃嘉雨四洽。邑民德其賜。作佛祠而庇焉。因以龍泉名其祠。靈區奧宅。神物之所託。是故山川草木。沃潤而清美。代有異人出焉。有諸禪者。莫知所自。其高道祕行人。亦不知託於龍以福此方之人。民以旱告。甘澤之應。若答響焉。故歲多穰而民力以饒。僧奉齋。錢忠懿王嘗召演法。華文句於竹林氏。學者數百。雄經鉅論。博觀泛覽。精簡妙義。析秋毫矣。歸老人漸其餘。悔舉遷善。爲一鄉美俗。可良。四代孫也。以禪學往保邑本安禪院。一日有豕逸於屠刀之下。徑趨而跪。伏吭而視。若有所訴。而不可言。頃之屠者至。亟執之。哀號可憐。以金易之。養久。擾如善良之人。畜無知也。能逃死於萬無一生之地。知所擇也。知所擇謂之無知可乎。不逃於比閭之居。而逃於佛祠。不逃於它比邱。而逃於善知識。余譬之善良之人。不爲過矣。凡有心者。物之偶也。有偶則諍興。惟無心故。有心者歸之。非有道者不處也。師退居龍鳥。邑人挽之而不釋。願修故龍泉院。以爲師處焉。哀金鬻材。爲殿一區。法堂丈室。兩廡三間。悉具。誦閱有經。製爲區藏以待。未暇閱者。挽之以行。燕居有室。以需四方學者之至。仰高明。俯清泚。宴寂之餘。以爲興居之適。又有所謂水閣者在焉。成於政和六年丙申三月壬

辰越丁酉。良屬余記其事。一斛之水甚微。龍託之而神。變化自如。需爲膏澤。以福於人。而佛祠託之以興。一豕之生。固不足道。善知所擇而良之。道行益著。而佛祠託之以不廢。矢激則遠。水激則悍。登高而望。則見遠。順風而呼。則勦厲所託者然也。至於離人而立。獨無所事。託而良之道。吾不得而知也。

惟菴記

眞悟老禪。脫烏龍之縛。結茅於其山之西岡。以爲宴休之地。余一日訪之。行新田間。泱泱水流。可掬可溉。入其徑。松杉青潤。色欲染人衣。未幾到三數步。小僮候門。一犬吠。應竹作聲。自是一山川風物。檜桷無藻飾。函丈之地。唯留一榻。敷隱厚。經行之餘。兀然危坐。坐久卽臥。安隱無它苦。與余說普通年前事。率皆無味之談。聽者欲寐。余將歸。肘余曰。爲我名此菴。余名之曰。惟菴。三界惟心。萬法惟識。釋之者曰。惟。遮境有識。簡心空遮。有則一心。獨照簡空。故萬法攃然。心法相望。卽非不二境。余別爲之釋曰。三界惟心。一心惟菴。不遮不簡。惟境惟心。聽者霍然。釋寐。捩頭拊髀。雷躍而歌曰。心惟菴兮菴不知。但見白雲朝起。東山飛菴。惟心兮心不住。明月前溪夜流去。朝朝莫莫何時了。是中本不同生老。一衲蒙頭百不爲。又是青山歌好鳥。歌罷。眞悟老與余相視一笑。解袂以歸。釣臺翁江公望。正月十九日記。實政和丁酉歲也。

改定州門請僧看經疏文

呂希純

伏以川在境內。斯民所依。水由地中。於性爲德。粵維新定之野。適處兩溪之交。爰自比年以來。頗爲潤下之理。顯茲城闕。密控津塗。乃涓令辰。載揭嘉號。集禪關之清衆。課華藏之祕文。並集勝緣。庶中善禱。謹於

南山廣靈禪寺。請比丘八十一人。就定川門。轉大方廣佛華嚴經一部八十卷。並用回向。欽婆兩港一切龍神。伏願由斯法供。諒乃誠祈。伏慈力之無邊。運神光於莫測。安安源流之道。永卻驚瀾。保佑空廬之恨。俾諸寧處。伏惟三寶。俯賜澄明。謹疏。

請刻石跋

江公望

欽婆二水。爲陸州之患。歲必一至。或再至焉。壞城決隄。敗積儲。毀廬舍。中夕弛備。邊及寢戶。居民破屋。以出其不爲魚亦幸矣。前昔州郡患之。終無捍禦之策。雨久則二水爭行。山夾岸如束。壅遏不得去。故是患非可與智力爭也。舍人呂公。盛德君子。愛民出於誠心。嘗祭二溪之神。其文州人猶能記其彷彿。水潦暴行。更相遜避。若兄弟。然詞意惻怛。惜乎不傳。易門額爲定川。揭之日。復有文請禱於釋氏。由是定川而後。凡二十有一年。不復有水患。水無情也。若告語神爾。神與人不可以言語傳也。所可格者誠爾。誠不可以虛拘也。所以達其誠者斯文在焉。訪求累年。今始得之。願刻諸石。以貽將來。不墜斯禱。惠莫大也。政和四年甲午二月初五日江公望書。

嚴陵集卷九

雜著記疏

重建兜率寺記

羅汝楫

汝楫少時。以事過新定子城之北。連關洞開。有屋數千楹。目其榜。則兜率是也。卽時遊焉。祕宇屹然以高。繚舍窈然以深。支房別院。重樓複閣。內外整整。足爲望刹。念此邦薄。事力非它州比。僧居之陋。取蔽風雨而已。迺獨雄盛如此。諒非偶然。呼寺僧詢之。實唐陳尊宿故居。陳得法於繼當時。緇素歸重。加姓其上。以尊宿稱。太守陳操師事之。親受法要。事見傳燈錄。後世追仰其人。相與飾此遺武。無足怪者。及得舊碑讀之。乃開元三年。台州刺史康希說文。其紋輪奐之美。反復至數百語。詳其語往往過於所見。則寺之雄盛舊矣。不因陳僧而然。惟是數百年間。相繼增葺。久而益新。亦豈無所自也。紹興十四年。予來蒞郡事。則寺以焚毀。杳與廢之。不常爲之悵惜久之。它日與客語偶及此。客持三說。以起廢爲邱墟。小庵嚴奉。有所未至。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一也。疇昔寺無恙。徒衆如林。記今所存。尙復不解。或至散處市肆。行業俱墮。三尺所禁。豈應坐視。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二也。寺占形勝之地。密鄰治廢址。蕩然無復藩籬。居州人築塚之用。取給於此。春鍾日至。氣益以索。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三也。是三說固不誣。屬當巨浸之餘。公私屋至摧圯過半。方務悉力營繕。何暇它及。比就緒得請奉祠。蘇使君實來繼予。使君頃守嚴有惠愛。未幾復臨舊治。

民習其政。坐以無事。先是兜率之廢。天申節齋禱。卽詣烏龍山寺。遂爲故事。使君喟然嘆曰。天下州郡。皆卽在城佛館。以嚴歸福之供。而吾州獨不爾。乃率僚佐走郊外。亟拜而返。權宜可也。萬一熏修之事。少有不虔。稽察惟艱。其何以自安。州雖陋。顧不能新一刹乎。其意殆在兜率未遽發。會有以林木獻寺者。不得類皆環材。其數爲多。寺僧祖照德淵輩。相與經畫復興。不籍於寺。而願預其事者。曰。惠空僧正慧端實。總護之。於是分詣大姓。乞其功用之費。遠近響應。無不樂施。其或無積貲者。人受一甌。使日輟贏餘置其中。伺其滿持以歸我。錙銖積累。初若微甚。卒至於不可勝記。事賴以濟。是役也。經始於十七年冬。至十九年正月。以訖役告。凡爲大殿者五間。山門十有一間。兩廡四十有二間。爲廳事者二。待長貳暨官屬之至。斜廊六間附焉。惟法堂戒壇舊所有。姑因之。餘皆煥然一新。又僧守越募工爲三大像。夾侍六人。如諸方之儀。有穆其容。瞻者增肅。餘力對飾湧壁。曲盡其妙。予居比郡。聞寺成。意前三說者有以啓之。及傳使君言。則其享上之誠。惟恐不至。彼三說者抑末也。嘗觀天保之詩。一章曰。俾爾單侯。二章曰。俾爾戢穀。三章曰。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末章則又取物爲況。曰。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古人歸美其君。惓惓如此。蓋臣子至願在焉。不嫌於繁。今使君顓營精慮。以申此志。而革一時權宜之例。茲亦勤矣。況復誠之所感。化荒榛爲梁棟。易朽壤爲瓴甃。宜無難者。天下事其有不可爲者哉。此寺唐神龍初中宗所建。號中興寺。旣而改龍興。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始賜今名。紹興五年。宿兵於此。一夕遺火蕩盡。實正月八日。迨茲十有四年矣。適使君再至。乃始成之。豈其成固自有時也。使君名簡。眉山人。黃門先生之孫。才行

兼優克世其家。父侍郎公。春秋高。益康寧。人以爲豈弟之報。寺成云始。辱以郡人意。致書求記。義不得辭。因爲敘其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詞曰。

兜率在天。惟佛之居。詔揭美名。賁此精廬。梵椽翼然。金碧爛如。妙極人功。與天不殊。拳拳老師。宗門之傑。於焉利生。機鋒雷掣。擁笏擎卷。擔囊謁蹶。仰止高風。千古不滅。鋒鏑之腥。實穢戶庭。災延萬瓦。炎埃冥冥。載夙告祥。維其乞靈。無所於寄。遠走林垌。蘇侯再至。念此咨喟。事有不虔。臣子之愧。旣發其意。亦佐其費。緇徒奔走。以承其志。寶殿有嚴。擁以修廊。毫相居中。巍巍堂堂。淨侶咸安。勝壤增光。老師之奉。出於衆香。鳴占里社。靈場再肅。以戒以告。無慢無黷。義篤亨亨。不私其福。於萬斯年。惟吾皇是祝。

均減嚴州丁稅記

詹亢宗

嚴依山爲郡。地狹田少。厥土燥瘠。勞於播種。其民貧窶。艱於粒食。惟陸耕是力。惟蠶桑是務。惟蒸茶割漆。是利。其父兄子弟。役役終歲。僅得以無飢。至於供億公上。則又不堪於煩費。浙之俗。謂夫貧而嗇者。莫嚴若。嗇豈其欲哉。貧累之也。聖天子出治。以一視民如子。嚴之貧。聖天子知之矣。聖天子不忍其貧。而下稅偏重也。慨然念之。乃下均減之令。命大臣以董其事。命監司以稽其實。命守倅以欽其承。曾不閱時。汔有成議。討嚴之丁。凡十有七萬五千七百四十人。減絹凡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二匹。爲錢凡四萬七千一百七十緡。以沙田廬場之租。補大農歲入之數。令旣下。而嚴之民力寬矣。昔也人輸絹率一丈二尺八寸。今也七丁率輸絹一匹。則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嚴之貧民。始被無窮之惠。猗歎大哉。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竊惟君之與民，其勢若相曠絕，而其人相資以爲養。民非君不養也，君非民可自養乎。穀粟非民孰與食之，絲枲非民孰與衣之。君之賴乎民者衆，則其取於民者宜亦有制矣。蓋爲富者有不仁之政，知予則得爲取之方，輕則貉，重則桀。二帝三王之所不由也。聖天子躬行二帝三王之政，其於斯民豈一日而忘之哉。非能以天下藏天下，其能捐利以予民乎。非能以民之心爲心，其能約己以厚下乎。令下之日，六邑民大和會，謳吟鼓舞，薰爲叶氣，自是蠶麥告登，穀粟存稔，有年之應，緣類而至。夫豈偶然也哉。先是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今歲之春，城居之民有一產三男子者，輿人之誦，以爲均減丁稅之效。其應之速，猶影響也。故德不修則干戚之舞不可以來遠，誠不至則宮商之奏不足以降神。物則相感，事有相因。自然之理也。亢宗不材，幸得承乏爲長吏，獲與斯民親被實惠，懼無以侈聖天子之賜，謹以顛末鐫諸石，垂諸方來。且以託名於不朽。乾道癸巳七月壬辰，左朝奉郎權發遣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詹亢宗記。

重修嚴先生祠堂記

呂祖謙

繇東陽江而下，經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東海嚴先生遜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卽今之釣臺也。謂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記。蓋亦恠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治築屋祠先生，且爲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遺

迹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不忘，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爲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頽圯若是可乎？願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治，以餘力新之。時祖謙病廢臥旁郡，公以書見，諉識其成，固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其學，夫豈區區呻唵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旣復其舊，薄海內外臣子之責塞矣，亦何必奮臂於其間哉？沒身邱壑，固先生之素尙也。常瞻焉有懷，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命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耶？三聘而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爲理，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爲故人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綦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猶倦倦未能忘耶？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世，賓友耆俊，遂爲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韻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之民，一再傳之後，且將爲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厲，名檢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譬也。至於節義之敝，變爲亢激，特時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理，非造端者之故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瞻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也。今公作牧，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涇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儀風清，樾灑寒泉，哦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爲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以

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序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口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淳熙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朝請郎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沖佑觀呂祖謙記。朝請郎新漳川府路轉運判官虞似良書。

重建嚴先生祠堂記

陳公亮

惟得道之士。然後能全其高。惟樂道之君。然後能遂其高。惟慕道之賢。然後能崇其高。先生漢光武之故人。光武既有天下。先生獨隱淪漁樵間。非傲軒冕也。而軒冕不能汨。非恥功利也。而功利不能污。玉之潔。冰之清。後世無得而稱焉。非得道之士能之乎。光武爲中興英主。思故人而訪之。既至同寢處。無閒。非不欲寵之以爵位。厚之以稍廩。乃縱其飄然長往。終不敢屈。非樂道之君能之乎。先生沒千有餘歲。迨我本朝。文正范公來典是邦。始卽其遊釣地。設像建祠。爲文以表大之。歲久棟宇頽圯。淳熙庚子。太守蕭公燧。復加繕治。易腐支傾。亦旣載新。未幾守僧不戒於火。一夕煨燼。公亮始至。愜然有動於心。方度材會役。未及有爲。明年提點刑獄劉公穎。以執事按臨。相與歎息。乃與安撫張公杓。轉運錢公沖之。提舉石公起宗。各捐緡錢。來助其作。其致志卓越。曷然與文正相望於百五十年之間。非有慕道之誠。疇克爾哉。于時歲事再登。工力頗裕。視前之輪奐有加焉。曰三賢堂。曰客星閣。曰招隱堂。曰羊裘軒。規模高聳。皆踰舊制。且別創途隱記隱二區。以翼於三賢堂之左右。寓僧有舍。休客有館。山巔之臺有亭。開登壇之道。而級之以石。道先有亭以憩。視壇稍遠。復爲亭於中。以便游者。閣之東偏有泉。其色如玉。亦亭於上。勝曰玉泉。因筆

其始末以昭諸賢使者崇高之志云。淳熙乙巳十一月朔郡守東陽陳公亮記。錫山尤表書開封趙公
字篆額。

重建貢院記

嚴陵爲今三輔。士風日隆。頃當大比。應詔者已三千人。郡舊有貢闈。夾於兩寺之間。其地湫隘喧囂。其棟
宇卑陋淺窄。不惟不足以容。殆非朝家嚴科制崇儒禮士之意。然而郡治瀕溪。每遇海潦之溢。則滄浸城
市。居民奔迸遷避。往往卽官守佛廟而羣處焉。予被命初。首訪是邦利病。咸指水害爲急。特未有以資興
之所言者。比至往視之。而氣象蕭索。若是其甚。大以弗稱爲恐。竊謂避水所急也。取賢斂材之宮。尤不可
緩也。得一賢人。則天下被其福。得一才士。則天下蒙其利。使予固欲得高爽地。築室數百間。爲吾民避水
計。而民不雅馴。與其區區惟水是防。孰若一新禮闈。以振士氣。使它時賢能由此而出。將均其施於四方。
豈是水之足慮。萬一交流暴漲。有所未免。不妨斯民蟻赴而蜂屯。庶幾一舉兩得焉。謀旣定。會整守待制
洪公邁。以召命經筵館於是。因以見勉。於是相陰陽。審面勢。得地於州序之西偏。計其廣袤。適足以當堂
廡之地。層巒前列。秀氣可揖。崇崗後峙。旺勢巋然。真角才戰藝之場。摘藻振奇之地。同僚觀者。咸曰休哉。
乃鳩工度材。授以規模。政事餘隙。必聲督之。別駕二三公。旣日相從於藁叢中。而諸邑令佐。又悉能勸相
率富室之樂教者。以助其直。亦可以知衆心所鄉矣。經始於乙巳之孟冬。迨丙午王正告成。費不病夥。役
不歎勞。爲屋凡二百間。內外大小略備。簷楹飛甍。梁棟屹立。望其中則儼如。視其傍則翼如。井井繩繩。端

若天造而地設焉。或謂其地蓋熙豐間貢士所。司諫江公公望嘗於此取兵級。兵寇後文記不存。無以考證。豈好事者附會其說。以張斯舉乎。不然。則廢興各有時。信非偶然者。因以記於其末。淳熙丙午三月一日。朝請郎權知軍州兼管內農事借紫陳公亮記。浚儀趙仟之書。

書瑞粟圖下

淳熙十有二禩。皇帝將以冬日。至郊見上帝。明年太上聖壽八十。預於十二月朔。奉上尊號冊寶用。正月一日行慶壽禮。天地並祝。神靈懽喜。產祥效祉。不知狀名。維時嚴陵實太上之潛藩。今日之輔郡。迺生瑞粟。錯落原隰。或一莖而兩穗。三穗。至於九穗。或一穗而兩歧。三歧。至於五歧。嘉祥創見。目所未覩。視周禾之異。隴同穎。漢穀之一莖六穗。殆異世而同符。豈非以穀粟者。常庖之所需。奉盛之所告。厚民生而示至和。皆於此乎見之。今聖主事天事親。兩盡其誠。而又務農重穀。軫於淵衷。宜其吐氣薰蒸。蔚爲嘉瑞。不於草木而於穀粟。不於庶邦而於潛藩。近甸列歧駢穗。昭然以彰。厥符不亦休乎。公亮屬守茲土。因邦民來告。不敢輒隱。既圖之聞於朝。以備國史之登載。復鐫石郡齋。爲一時之光云。乙巳十月既望。知嚴州軍州事陳公亮題。

浚西湖記

錢開詩

溯水瀝水周以都。洙水泗水魯以國。周三代之盛。魯列國之尊。都焉國焉。資水乎。曰。都國之建。士欲秀。民欲阜。不資乎水。則二利莫致也。烏湖嚴山之主。來自東北。聚氣於子州治。按之。午向得水。山生旺。西南方

則瀦水。今有湖。此方歲放生。祝聖壽。古碣碣于岸。湖方四里。南一里。僅有水。餘皆赤地。草芃生。牛馬豕羊。牧焉。岸北溪長數百丈。久無浚者。砂石積平岸。夏潦秋霖。水漲抹岸。漫民屋廬。入湖蕩激。湖南岸爲河。長三十丈。深闊三丈。永注江。地理之說。謂水山水利。生旺來宜西南。利衰病去宜東北。今西南去。無東北去。水反陰陽之利。始知郡今空乏。人多貧。少富室。士登桂籍。赫赫聲名。不如舊。皆害於水。而又不能廣封人。祝聖之意。聞詩深念之。那乏未暇理。適經常外有輸入者。可當浚河費。溪則不給。因命縣官輸等第家浚。溪彼欣然如諭。各分丈尺浚。繼命郡戎官趙善特。偕建德宰邵暹。尉李唐卿。督浚湖役。季冬農隙。以善價。券夫。一日得數百。至集。喜甚。鋤者鑿者。杵而築。畚而貯者。奮千萬指力不怠。湖啓得大小石千數。築澎激岸。層石層土。柵以木。壓大方石其上。凡三埂。埂用工千。屹若城壁。已絕西南去水。而東北無去水路。議導焉。而有父老告。昔東城址有大壕。注湖水入城。洄洑小湖者三。與外溪水會龍津橋。揖州治。轉東南入江。可訪也。一訪而得。濠廣丈餘。居民侵室爲屋爲圃者半。不知幾歲月也。委曲論侵塞。家皆願如古界還官。今湖水入東津江。凡五里一壕。齋淪而下無礙者矣。又慮溪沙石日積。久復爲湖害。思所以利以後者。乃囑監浚湖官。就畚湖土填堤。得屋地百餘丈。匠屋爲民居三十四。募貨。貨直度日得緡錢。委尉日積。三歲及千緡餘。用以浚溪。若湖涸亦浚。利遠而無窮也。夫水由地中。猶人血氣之運經絡。經絡塞則壅。耗則枯。聚而不散則潰。行而不安則逆。今水塞矣。無壅乎耗矣。無枯乎聚而不散。無潰乎行而不安。無逆乎經絡。病人水病國一也。湖之四病悉去。疏積年結狀之脈。暢一時清明之氣。鱗甲游而樂。士民善而泳。壽吾王。

而福吾土有既乎。夫周資水也。莪菁菁。芾芾。士秀矣。千斯倉。萬斯箱。民阜矣。魯資水也。浴而歸。零而舞。亦秀也。昌而熾。壽而富。亦阜也。嚴一。同地。周非所擬。庶幾焉。魯也。聞詩衰晚。假紱行且去。同志者來繼時。魯風盛矣。當有頌僖公者。然湖以放生名。要先頌聖壽。魯爲後。天子萬年。天子萬壽。一頌之。再頌之。又頌之。如崧嶽之三呼焉可也。淳熙十六年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朝奉大夫。權知嚴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錢開詩記。朝散大夫。直顯謨閣。新改差知福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馬大同書。

看經釀水患

竊見城外江流。正當歛。癸二江之衝。每歲夏潦秋霖。江水暴漲。浸漫塔岸。漸沒屋舍。居民愁苦。深可憐憫。近閱陵嚴集。藝太守呂公希純。嘗命僧八十一員。轉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一卷。行願品一卷。回向二港龍王。一切龍神。由是二十一年不復有水患。呂公希純之疏。江公公望之跋。可驗不誣。聞詩痛念斯民之苦。既聞是事。敢不修設。再集勝緣。云云

右伏以罹水災於今日。哀此居民。稽故事於昔年。妙哉善果。守千里爲其上者。軫一念其能已乎。瞻此小邦。衝夫二港。呂刺史之誠。既驗。江諫議之跋。猶存。粵惟後人。要踵前蹟。誦真經八十一卷。得自龍宮。安戶口數千百家。免沈甌窟。況茲土少而甚瘠。而爾民貧而多艱。使安集而居。猶不能處。苟漂蕩而散。其何以堪。敢冀龍神。尙尊佛教。護法不忘於素願。救人常切於後援。消厥罰之常陰。俾彝倫之攸敘。江平巨浪。地

刻積沙。靡高下之爭陵。如兄弟之相遜。岸無爲谷。水常行於地中。民悉奠居。福自來於天上。謹疏。